01 这正合适 左小祖咒 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

(2008-03-27 03:43:00)

[杨波的BLOG](http://blog.sina.com.cn/yangboblog)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blogid=485ba20001008vnj&url=http:/s13.sinaimg.cn/orignal/485ba2004495c588a5cfc)

生意

摇滚音乐家左小祖咒新唱片《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在妇女节那天面世，引发媒体和乐迷圈的热烈讨论，讨论核心却非音乐，而是其500元一套的价格，一派说这样做不对，一派说这样做没错——迄今为止，讨论仍在继续，并渐渐变成了吵架，还有人为此翻了脸，却还没人想到这是一张唱片，或许应该留一些时间来正经地谈谈音乐。对此，祖咒本人反而在一边一脸坏笑，显得乐不可支，泼皮地、以专辑里一首泼皮歌曲的名字表达了自己对此事态的看法：“这正合适。”

这是他第六张专辑，从第四张《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开始，他就从音乐人本尊上分了身去，成为生意人——作为音乐人，他抒情、创作、录音、混缩；作为生意人，他算账、包装、宣传、销售。很早以前他就对内地的唱片工业彻底绝望，认为一切唱片公司在经营上业已一败涂地，却还要从更穷的音乐家身上榨取银两，于是干脆在后脖领插根稻草，往街心一站，自己卖自己。

生意做久了，也就渐渐摸到了一些市场规律，他明白，吆喝声的高低和赢利的多少成正比——话题扩大影响，影响增长销量，销量关系到致富，有钱了，也就什么都好办了，在这条逻辑小道上，祖咒悠然信步，并拈花一笑。所以，他说曾想把这部专辑定价2000元人民币的说法绝非吹牛，因为那样做势必引发的讨论将会更加热闹，但秉着不能矫枉过正，要一步一个脚印的稳健人生观，才把单价消减掉1500元。

妄以为在唱片市场如此不景气的当下，祖咒这样做不得不落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下场的人，你们可错了。在唱片首发签售的妇女节，现场交易61张，网络订购200张，也就是说他第一天就做成了130，500元人民币的买卖，遂创下了他在中国摇滚乐历史上的另一个新纪录，可谓拳打崔健、脚踢许巍，直取周杰伦。

500元是人们关注的中心，旁边还绕着一堆形而下，譬如双CD发行的专辑模式、铸制讲究的双铁盒包装方式，不放在摊儿上仅放在网络的销售形式，以及在唱片发售当日，祖咒就将所有歌曲的MP3放在包括新浪在内诸多网站里，供乐迷免费下载的布施仪式等等，都是引发话题的好噱头。智慧造就噱头，多数噱头并非虚的，而是空手夺白刃的硬功夫。

这几天，祖咒连续接到来自五大唱片公司营销部公关姑娘的景仰电话，那边嗲着说：“左老师，您怎么这么牛啊，支我们几招行吗？”这边呵呵一笑，有磁性地说：“我这样做都是被逼出来的，你们最欠缺的，正是这一点。”

意思

提问：“东方在哪一边呢？”

回答：“你说了算！”

将这一回合的问答浓缩提炼，就得到了这张唱片的名字“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我曾和祖咒谈论过这个名字的寓意，他说：现在人们太乱了，搞得连地球都内分泌失调，没啥可以确信的东西，百花缭眼、泥沙俱下，东方本在东面，你却说东方在北面，他还说东方在下面……最终到处都是东方，东方变成了一锅粥。诸位，祖咒这个解释与百花齐放、海纳百川这些文艺方针无关，你也别瞎掰到民族主义那块去，他似乎在说，时下人们的终极价值已经崩溃或正在崩溃，自诩无所不知的大家每天也都在锻炼身体，却丧失了思索一些根本问题的能力和兴趣。

这些个，终日身不由己，己不由心，心无所系，却还都想像陈冠希那样穿名牌。我们白天像机器，晚上像鬼魅，每天都在瞎忙，并不亦乐乎——“速度高于一切，要尽快做出成绩”（《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因为，“每一件事都过得那么快，每一个人都走得那么快”（《把那个故事再给我讲一遍》），所以，“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事故，哦，这正合适，谁也不会认出他了”（《这正合适》）。

好的艺术家不会提供结论，他们吝于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只不过把自己眼里的世界摆给你看。这就是艺术家与哲学家的不同。至多，对于像祖咒这样具有强烈忧国忧民意识的艺术家来说，他会按捺不住使用一些暗喻和黑话，把人类狠狠地诅咒和预言一下。就像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达到了难以抑止的程度，却又囿于种种原因不得表白时，这个人就会对一棵树胡言乱语，王家卫让梁朝伟这样做了，左小祖咒也让左小祖咒这样做了——“红军渡赤水，是我搭的桥；主席在陕西，吃的麦当劳”（《大话喷子》）；“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对腐败，从严治党”（《方法论》）。

此人靠读巴尔扎克的书来催眠，或许因此有了感激心，才去现实主义、事无巨细地展开自己的“人间喜剧”画卷。在中国很难找到另一个歌唱家可以像他那样，在如此巨大的体积、如此繁杂的体系、如此乱射的视角内，对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做出归纳总结。但在语言上，他与巴尔扎克却毫不沾边，那些先锋的、拧巴的、语法不通的、歧义四溅的歌词——“国务院急令加强汛期安全，我在积水中捞起十块金牌”（《金牌鼻祖》）——似乎只有大醉和梦游的人才会写出，却正因为这样，这些指鹿为马、画犬成佛的语句，提供给人们更加准确、激进、要命的想象力。

在高屋建瓴之外，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部专辑里动辄出现的情歌。祖咒的情歌分为两种，一种是情书式，“如果我吻你你就微笑，我就吻你，我多想吻上你个把钟头”《小莉》；另一种是黄色小调，“阿姐有窝无鸟宿，阿哥有鸟却无窝”（《野合万事兴》）。至此，这个人话里有话的毛病仍旧不能从双鱼座的感性宿命中挣脱出来，所以，不要以为他的情话和骚语都是献给姑娘的，它们也可能献给党或劳苦大众。

音乐

这部专辑在歌词上所涉猎的范畴足够丰富，与此同时，音乐，特别是器乐种类与风格采样上的多样化与歌词形成恰当对应。古筝、唢呐、风铃、竹笛、口弦、自制蚊子琴、苹果电脑等等鲜见乐器纷纷露脸；日本、贵州、新疆等地域的民间音乐、新金属、说唱、电子采拼等等流派兼容并蓄。

唱片的大调子，严格来说，主体是自《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那种讲究旋律性和氛围编织的曲风的递进式，更悦耳、更缜密、更煽情，像《小莉》、《可忘不可忘》、《单刀会》、《野合万事兴》等歌曲在旋律上与今日百姓的审美情趣之间毫无壁垒，这一点，请各位K厅老板格外注意。

同时，可以明显听出祖咒试图找回其早期作品，特别是《走失的主人》和《庙会之旅》里，那种失调、激越之音乐作风的愿望，在《秃顶同志》和我最喜欢的专辑曲目《偶像》里，他《阿丝玛》（《走失的主人》）式的高音尖鸣不减当年。《偶像》的编曲模式，可以从Led Zeppelin的“Stairway to Heaven”及Nirvana的风格中找到端倪，音乐上顿悟一般地突然炸开，那种分裂和自我剖解是惊心动魄的。

其实，我总觉得，没这个必要——自己比别人还要在乎是否丧失了少年时的破坏本领和神经病根，并非因为“与时俱尽”，却是因为，“我多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你一直没让我的脑子休息过》）。

“是什么让我们狂喜的身子乱扭发抖，是什么让我们的肚子不饿面子不破”（《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不清楚。左小祖咒先生也不一定清楚。但一定不是因为“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

这正合适。

02 为出色叫好！（为今天的《东方早报》而写）

(2008-03-13 09:40:51)

翻江倒海，全是滋味 文/孙孟晋

我几乎是蒙受着羞耻地说，崔健的时代早就结束了，至今他还像一个宿世英雄“霸道”于天下，是别人的勇气与判断的缺失。在我们这个无奈得把每个人都憋得慌的时代，我相信开头去提崔健，是在诋毁今天中国摇滚现存的最狠的角色——左小祖咒。

左小也不是新人物，他是一个在边缘的母胎里生了一大把孩子，还没领上皇家编号的不肯低头的“肇事者”。自从有了左小祖咒，中国摇滚就有了一个特例，他是真正体验派的怪物，他是从烂泥深处感受苦痛的猛兽，他的愤怒与讽刺里浸泡着彻底的柔肠，他的标志性唱腔是这个世界莫名的声音反照。我相信，每一个在内心深处捞起绝望的人，都会酸酸地从《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里听出——某个人在骨头与骨头之间的格斗。

混杂后的清澄，停顿后的锋利，一个准中年人的猛醒是那样可怕：他在砸家伙，却把有力的双手伸进了某个隐藏的窟窿。对于一个变动得飞快的时代，每一个做出过快反映的人才是无力的。左小祖咒的歌词里，不是每日新闻，而是每年新闻。他有一种把身边大事小事转述成左氏视角的超强能力，大概还是有不少人不习惯他连哭带嬉笑的唱腔，连骂带温柔的道白。但我还得说，如果中国音乐评论还有点自重的判断力的话，那么，无论多少年回头来看，这套双超（超贵与超重）唱片是这个时代最漂亮的音乐与人文记录。

若干年前，左小祖咒在《阿丝玛》里的尖叫，是冲击性的反抗，而这次在《偶像》与《秃顶同志》里的嘶哑高音，则是在一道伤口上的颤动。我们真正害怕的是：有人在有限的空间里拔出审美的利器，它是对天的，而不是对芸芸众生下手。一个犀利的胡搞分子，一个在甜言蜜语的口唇边撒着毒素的爱的种子，我喜欢人在重创与沉迷之后的有力，因为它不会述说飞翔需要什么翅膀，它需要述说的是摔落后如何爬起来。

十年出六张唱片，这个速度并不快。但这次的重磅炸弹式的双唱片，却看得出有这样的野心：对自己的了结。

这个鼓足了劲的可怕家伙，非但超越了他前两张唱片，尤其《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而且他以十倍的丰富和重量疾速飞驰与低回，曲风的变化与配器的丰富如旋风，诸如“人生的乐趣/双手捂不住”这样的含混歌词又如地雷，他惯于玩语言上的错位与复位，“你一直没让我的脑子休息过”这样的句子，一眼就能让人认出左小的明抱怨暗抒情（或者相反）的把戏。他总能将普通的语句生出几倍的含义，他的晦涩也是因为这样的句子的随意搭配造成的转意。但是，如今他的歌词越来越直接，而音乐上则非常复杂。我把这种变化看作是一种报复与宣战。

一个能从身体上读出哲学的人都是异常的敏感。人类被生产出来，不是当钢铁来练的，也不是当气球来破的。人就是晚上歪歪扭扭睡眠，白天直立行走的动物，所以，人所有的犯错与迷失，本来就是对立之后的宿命。左小属于能从身体上体会到窟窿的敏感者，他的双唱片《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应有皆有，私房情歌、告诉喜欢他的人的关于他去处的左式舞曲、穿上现代人服装的民歌、反讽到要窒息的左派摇滚，还有无限柔软的器乐曲……有时，你会体味到酸楚而高贵的庄严，有时，你又会品尝到尖刻的挖苦。但是，左小祖咒本质上一直在表达人生，而不是人类。人类与人生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政治的，后者不是。世界把两者混在了一起。

集合了很多后面两三代有才华、又被埋没了的摇滚音乐人，他们为左小的这套双唱片的超级丰富做到了添砖加瓦。说实话，左小之前的《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和《美国》并没有到达这个高度，我真心为左小祖咒叫好，他用平时对人对己过于苛刻的状态完成了这个时代的极少量的大器之作。

还有一点可以说，这套双唱片并不是姐妹篇，它们可以称之为兄妹篇。他是一个熟捻生命阴阳之道之光芒的人，在一首首歌的排列中，我们可以破解重与轻之间的关系。下集有着很多爱的叙述，但起始戴着一顶高帽子，这又有另一种意味，人世忘不掉的不是抒情，而是抒情的器物，或者是打在抒情上面的物质。

很苦的人，如果他想飞翔，那么，他是破碎了后再腾起的。

上集的封套是左小祖咒的当代艺术作品——《我也爱当代艺术》，拍摄于十多年前集体创作的著名行为艺术《为无米山增高一米》的同一地点。很多人首先读到的是对当代艺术的反讽，但我更认为是一种人生的了结。身体浮肿了，液体流多了，诗意减少了。远处的无名山增高了不是一米。

世界本来不美，左小的貌似很丑的声音却异常的美。因为那里面有我们的人生说不出的滋味，有反复无常的世界给脆弱的生命的打压，更有在钢丝上行走的平衡魅力。

往往，你给出了出色的答案，世界对你却不了了之。

有力是能传染的，有时候，也就是稀有怪物的种子而已。你把它埋了，就埋了。人类还叫人类，但人生的味道却万万不同。

《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卖五百，我倒觉得很悲壮。就像一颗深埋的种子，挖不挖出来，是没有意义的。希望这不是左小祖咒的告别之作。因为，这个世界只剩下决断了。

一个烂大街的创意卖五万、五十万、五百万。我没创意可卖，否则换成《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去给辛勤地为生活奔波的人听，告诉他们：这是为你们写的音乐。

03 陈哈：你把讥讽当作爱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04日20:26 [新浪娱乐](http://ent.sina.com.cn/)

　　抬头看星空，这是2008年。我们正处于一个妙不可言的时代。自唐朝以来，未遇如此盛世，盛世必出猛人，伟大的时代必诞生伟大的作品，这是社会规律，如果没有，那是时代的悲哀。相对经济的腾飞，近10年来中国文化艺术领域诞生的作品实在是乏善可陈， 以音乐领域为例，缺乏足够有想象力、有力度的作品，哪怕仅仅只是旋律琅琅上口这样的基本要求，也很难达到。在这种状况下，很难苛求一个伟大作品的诞生。

　　在这种状况下，2008年3月8日，乐坛怪兽左小祖咒推出了他的第六个录音室作品《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尽管多年来，左小一再带给听众惊喜，尽管作者在这套唱片里寄托了他史诗般野心，对于《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是否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品，不妨先持怀疑态度。这是一套概念唱片，严格来说，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双唱片，唱片上下两集，分为四个章节，能看得出来，作者严格按照一部电影的格局，来创作了这部音乐作品，在结构方面，与昆汀. 塔伦蒂诺不按常理出牌的气质暗合，画面上与昆汀喷溅的暴力不同的是，左小在他的作品里杀人不见血。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左小祖咒从95年开始筹划，足足憋了12年，从生猛的小伙憋到准中年人，才最终把成品捧到世人面前。

　　回到唱片本身，依笔者看，这次左小祖咒用98分49秒承载了一部12年社会巨变之怪现象，带领听众进行一次光怪陆离的旅行，每个走失的主人都能在唱片里找到自己，看到了别人。作者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公布这个作品，他觉得一切时机都已经成熟，因国家的崛起，才有了足够的包容和胸怀，允许听到更多的声音，正如一个人可以听得进批评和勇于进行自我批评了，他才是真的豁达了。作者躲在嘻嘻哈哈的面具后面，深沉地凝视这个国家，尽管他举起了刀，可这

　　是一把爱的手术刀，在这部作品里，批评是爱，讥讽也是爱——他深爱这国家，左小祖咒曾不无深情地说道：90年代的时候，我有好几次去国外的机会，都放弃了，你说我有多么爱这个国家？我们不妨跟着《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到当下的东方走一遭，感受一下作者的爱。

　　(上)

　　整个作品，既第一个章节，以优美恬静的《小白兔》拉开序幕。这是一个披着情歌外衣的烟雾弹，作者坦言对其喜爱甚过《云的南方》。 一时间没有缓过神来的听众，会以为拿到手上又是一张《美国》式纯音乐作品，要不是这部作品的歌词提前发到了网站公开，甚至以为这是一张中国式的后摇专辑也是有可能的。左小祖咒以往唱片多适合在傍晚或深夜聆听，这次却在他的唱片开头出人意料地塑造了一种不同的意境，让人感觉这是一张适合早晨太阳升，打开阳台窗户时听的唱片，小号悠哉悠哉地吹着，偶尔随意跑一个调，正是这种和以往的不同，似乎暗示接下来的旅行，充满了不可预测。作者在这种风平浪静里，过滤了潜伏的凶险，制造了一个少年刚开始走进社会的意境，单纯得像早上八点钟的爱情。这边厢，站在森林边缘的小白兔，在犹豫是否要进去，他探头探脑，似说非说，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决定走进去。他能预料到，这个决定必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于是，他又做了一个决定，在正式拉开《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的传奇篇章前，先回到乱世三国请了一下神：关公。从95年开始，左小祖咒身边就一直带着一座铜的关公像，不管搬家到哪里都随身带，在其心目中，关公是做人道义上的楷模。

　　三国是一个乱世，乱世出英雄，这正是很多传奇故事的开篇口头禅。 这是一个没有英雄可用来景仰并追随的年代，作者从中国民间被神化，人人都信仰的英雄写起，其用心颇为良苦。关羽刚愎自用，缺点多多，但这都不能影响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折射自身，或许作者一定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关羽式的英雄。于是左小祖咒在《单刀会》里回到古代，化身为关公的小弟，虔诚地追随大哥左右，走上洼地，占领戈壁。这疯吠的狂徒经过英雄精神摇篮的培育，仿佛得到真传。时下，人们拜关公大多是为了求财，而不再是为道义。作者通过《单刀会》宏扬东方文化的同时，隔山打牛地道出了，盛世加乱世，物质迅猛膨胀的当下，中国人在信仰、道义上何去何从的迷茫。

　　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赞美，在左小祖咒以往的创作中极为少见，作者在《单刀会》里的超现实意向的表达，在当代诗歌中也极为少见。可乐的是，这样意境的一个曲子，好些人听成了一个黄色歌曲，这些朋友对类似于喝着花瓣，听着它的溅泼声，以及走上洼地，占领戈壁之类的诗句充满了想入非非，这一定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拜访完偶像关公，作者回到童年去看望了他的至爱，童年左小祖咒寄居在外婆家里，强烈的自尊和对家的思念，使得其在乡下的少年时光倍感孤独，外公的爱，是少年左小内心温暖源泉的发动机。《你是一道彩虹》的旋律于2000年左右浮现在作者脑海中，作者将这种感觉封存在意识里，时隔八年后端出，献给外公，以及中国无数个像外公这样善良的农民。在这首红，白喜事通吃的音乐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作曲家浓到最深处的情感。如《庙会之旅》再版里出现的一句戏曲唱腔：哪来的汉子？胆量不小！作者通过时光隧道回到过去，拜访了两位他尊敬的长者——外公和关公，借到胆量和力量。

　　烧过香，拜过先辈，城门大开，英雄单刀跨马，杀入这无边的夜色，开始过五关斩六将。第二章以《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拉开幕布，歌曲以男声和音开始，让人意外的是，这“嘿 嘿”声来自于日本冲绳岛的一种街舞。反刍左小祖咒以往作品，不难发现，其音乐的一大招牌是洋为中用，中为西用。严格地说，左小算是把国外的元素中国本土化做得最好的中国音乐人之一。可以翻出《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来听听，尽管里面充斥着大量的西洋乐器，但整个专辑都十分中国化，《当我离开你的时候》这样的典型的波莎罗娃风格曲子，到了左小手中，也变成了中国式的波莎罗娃。该招牌风格，在《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里，被左小祖咒发挥到了极致。民乐的绝技出现也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摇滚唱片起了摧波助澜的作用。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又名《皮条客II》，作者在《皮条客》里唱道：这里的事由我来帮助你，我去给我意识的我发个信息。此刻续上了篇章：信息反复收到，我正在帮你订票。作者在歌词中大量使用具有当下特色的语言，标语式：速度决定一切，要尽快做出成绩，这可以刷在任何一栋乡村民宅的外墙上。广告式：信息反复收到，我正在帮你订票，这既可以做中国移动或者票务网站宣传语，如果这些企业在这里找到了广告的灵感，别忘了给笔者汇来一张关于支付金点子的支票。他唱道：昨天的水路，就是今天的公路。谁能说今天的湖泊，不就是明天的污水池？谁能说今天的草地，不是明天的写字楼？不管怎样，大多数人活着就是图个乐子，事实上人生看得见的乐子已经少到双手捂不住，再整天把苦难挂在嘴上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人们暗地里绝望，悲伤，也决计不让你看到，在欢天喜地的热闹配乐下， “人生的乐趣，双手捂不住”续上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的命脉，此刻给出答案。左小祖咒也许真的不会歌唱，这个流浪汉本可以唱得优美、深沉一些，但是，此刻他没有。这个极度成熟的家伙在这里选择了一种极度天真烂漫的，甚至是乐呵呵的腔调，他憋住了本应喷薄的悲伤，再度没有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此刻，只有真正懂得了生活的人才会体会个中含义，从心底深处泛起苦来。

　　《大话喷子》是左小音乐库里从未有类似情况出现过的一个歌曲，尽管在下集里有一个更让人掉眼镜的歌曲《野合万事兴》，但至少之前左小祖咒作品里已经出现过男女声合唱，蹦的金曲，却从未有过。在强劲的舞曲风格外衣下，歌曲以一段上面领导训斥下级的采样开始。不妨看看左小在《大话喷子》里的形象，大着舌头，翻着白眼，越往后走舌头越打结，步伐越发踉跄，俨然临桌喝高了的酒鬼，正在吹牛，不妨看看这个大话喷子都喷了些什么。

　　爸爸做为官场发言人，宣布任人唯亲；妈妈做为医疗、药品形象代言人，吃错药变怪物。有一个阿姨出门购物，也许是为了抢购打折商品，也许是为了抢一块猪肉，总之挤晕，平时不见踪影的警察叔叔迅速出现，给阿姨做个人工呼吸顺带揩揩油。为了营救心爱狗狗，主人杀入制服人群，狗狗英勇逃脱，主人却关在了笼子里。教育经费不知被挪何处，围墙薄似豆腐，以至货车轻易剐倒，校长被砸身亡，实属因果报应。酒鬼又赞美了当下香艳四起的媒体队伍，放眼望去，各个媒体放出来的记者全是美女，你晕忽忽着了美人计兜了个底儿朝天，美女绝尘而去，等你反应过来说得太多，后悔已经来不及，越想越犯心脏病，为了健康，呼吁远离美女……

　　酒鬼左小祖咒就着蹦嚓蹦嚓的节奏，大吹其牛，而只要视力正常，谁又好意思腆着脸说这些事不存在呢，当然话不能说太绝对，脸皮厚的人还是不少的。这是一部社会民生大全，是一版新的《走失的主人》，每一句歌词都是头版头条。作者脱身从歌曲里跳出来，站在一旁极尽嘲讽之能事。这个说了太多真话的酒鬼，也许也感觉到了说得太猛，低音炮都快给轰出来了，接着吹起了真正的牛皮：红军渡赤水，是我搭的桥，主席在陕西，吃的麦当劳。最后干脆往地上一躺，借酒装疯撒起泼来，说他只是想此时此刻，可口可乐，图个乐呵而已，你们爱信不信。

　　话说某天作者在火车上，正准备好好享用一下软卧——要知道，放在从前，不到什么级别的干部，都没资格坐软卧呢，此时此刻，隔壁下铺大姐鼾声雷起……刚吹完牛，作者一转身在《金牌鼻祖》里化身成和哈博整天无所事事，泡泡妞，杀杀人绑绑票玩，标准的一对混混，可这跟金牌鼻祖有什么关系？现实中，金牌王刘翔的教练跟媒体披露，体育局的领导对他说，如果刘翔在08年奥运会上得不到金牌，他此前的成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啊，翔子，你一定多么希望能变成哈博啊。可不是么，恐怕此刻只有翔子才能深刻体会到，什么叫金牌鼻祖。我和哈博可不是一般小混混，按照《武林外传》里范大娘的说法就是：我上面有人。否则没人可以随便从积水里拣到金牌，十块算什么，只要我和哈博拣得过来，想要多少有多少。这是否比挥汗如雨，干掉无数个竞争对手才拿到手的金牌要牛气得多？翔子，不要不服啊。

　　自打作者孤身杀入一个真实的幻境，这会放眼望去，尸骨遍地，黑的白的红的绿的淌了一地。还不够，这个借了关公胆量的英雄已经红了眼，这番他决定要厮杀个痛快。他拢了一下战袍，捏紧了手中的刀，一刻也没停留，继续切了下去。 在《偶像》里，左小祖咒为大家讲述了一个老大的故事，这个老大迷失了自己，丢失了信仰，他听不见天使说了什么。与之不怕死的光辉形象相背的是，他内心充满了恐惧。作者甚至已经为这个老大准备了天葬加火葬的身后待遇。然而这些都是幌子，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是如此地急不可待地进入他的真实意图，没有一丁点过渡，调子一转，直接切入了暴戾的副歌，他唱道：你把讥讽看作爱。讥讽有多狠，爱就有多深，作者似乎在暗示大家，接下来，他的爱到底有多深。

　　作者在副歌部分虚构了另外一个老大，让我们以一个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帖子做引领，帖子叫《我在北京买了大房子，为什么还要办暂住证？》该朋友一早收到一封email，感到费解，跑去问行政部门的同事：为什么我买了大房子，还要办暂住证。同事回答：为你好啊，马上就是这会那会的，随时要查证，难道你随身带个房产证到处跑么？什么是身份？这位朋友一定深有感受，身份就是证件，没有证件你甚至可以是火星人。但是你放心，老大不是那种虚伪的骑墙派，他也不会撕掉你的证件说你压根不是游客，要把你管制起来说你是没有身份的外星人。尽管老大谆谆安抚，面对这证那证，还是有人彻底急了，决定把所有能证明身份的号码全烙在胸口，这样就可以放心出门终于没有人说他是没有身份的人了。但是老大诚恳地说：那样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最多烫卷你的一片胸毛，如果没有胸毛，则会烫坏你的胸脯。

　　作者就这样携带着重量级的武器，不带任何修饰，伴随超越《阿丝玛》的山崩般啸叫，以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气势，劈出了一招绝杀，挤出了脓汁，恶臭溅了大家一脸。 甚至来不及抹去脸上的恶臭，他再次翻身上马，并郑重其事地扛上了厚重噪音的盾牌。此番，左小祖咒化做一个跳大神的，捏着一柄剑，剑头扎着一张符，满场子做起不规则布朗运动来，谁也不知道他下一秒要舞到哪个庙里去。跳大神先生先是在歌名上跟他曾经整天戴着皮帽子开了个正经的玩笑。然后舞到一边说秃顶先生是喝假药喝没了头发，乍一看，是《大话喷子》里妈妈变身奇人又回来了。而左小祖咒的同行，道士说吃西红柿能把头发吃回来，场景一变，我们被带进一场西班牙尼奥尔镇的番茄大战。跳大神先生，似乎想严肃地跟大家好好谈谈关于医药、卫生、食品问题。假象接近真相时，他忽然使出一招罗成的绝技——回马枪，作者装做不经意的，却又匠心独具，展开了另外一轴超现实画卷。 地毯为什么会淌着血的红色？来看看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龙。众所周知，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龙做为东方的象征，中国民间的吉祥神物，大多以金色，红色的形象出现，此时画面为我们展示一条中国从未出现过黑龙，相对吉祥的金色、红色，黑色是什么象征？黑龙伸出了它黑色的舌头，东方人都是黑头发，黑色的头发粘在黑色的龙舌上，怎么找得着？无聊的岁月整日找头发，怎么可能找得着？作者一边跳着大神，一边随手把这么一个场景扔到了你面前。1918年，鲁迅写下《狂人日记》，时隔90年，左小祖咒在《秃顶同志》描述了当下巨变之时人们的迷失，黑龙吃人，人也吃人，还有人主动走到黑色的舌头旁，一头扎进去。

　　在为大家展开一幅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人性……的清明上河图后，作者终于卸下了盔甲，脱去战袍，放下武器，远离光怪陆离的妖兽都市，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黄沙港，据说，小时候祖咒常在这里目送他的父亲驾着船驶向远方，每次都感觉父亲像出国一样，在四，五岁的祖咒眼里，港口的尽头就是世界的另一边，那边的世界是小县城里的人无法想象的。正如祖咒的父亲从未料到，他的长子将来会成为这么一个角色，那时的祖咒，大概也不会想到，黄沙港的尽头，是如此的精彩并凶险。站在今天的黄沙港，回忆起儿时往事，此刻作者可能内心获得了片刻的宁静，也可能想起儿时对港口另一边的想象，如今看来，很傻很天真。 孔雀开屏固然美丽，辉煌，但同时也露出了它的屁眼。作者在上集的第二章节里，做了描绘辉煌背后的屁眼这么一件事，这些全是当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每天充斥于电视、报纸、网站。倒退50年，都可以编进奇闻录里去；今天，我们已经见怪不怪。麻木这一特质，鲁迅已经写得很透彻，无须赘言。

　　(下)

　　在《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下集里，先给大家说一个故事。话说，1997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左小祖咒位于宋庄小堡村的院子，大门被两个笑眯眯的警察敲开了，警察笑眯眯地赞美左小戴着皮帽子真有型，又笑眯眯地邀请他去和他们局长聊一聊……(此处略去一千三百子)那天站在收容所门口的那个警察做梦也不会想到，在未来的若干年，接过鲁迅的衣钵，不断挥舞着手术刀，医治当下病得不轻社会的，会是眼前这个戴着皮帽子，跟他比酷的家伙。警察想：早知道怎么着也要跟他合个影啊。

　　“这 事 没 完！”说完这句话，左小彻底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灵魂上的转变，灵魂在此刻出世，也在此刻彻底入世。此后，他一直戴着那顶与他患难的皮帽子，10年不摘。据说，正是在局子里做客的时间里，祖咒完成了其小说《狂犬吠墓》的大部分构思。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以上野史，由《不靠谱报》狗仔队提供资料，《不靠谱报》以炮制假新闻而著称于媒体界，有名的“拉登潜伏在中国河南”的新闻，就出自他们之手。 所以，以上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据说从这件事情里出来后不久，某天左小祖咒正在家里做着他最无聊的消遣，看电视。突然，电视里开始直播当时的江主席做十五大的报告，就像被电流击中了一样，那一瞬间的直觉让左小果断地做出决定，要把这些唱出来，没有任何准备他马上随着电视开始唱了起来。

　　第三章节以《方法论》开始，作者把十五大报告原封不动地唱了一遍。在《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发行后的第二天，笔者碰巧目睹了左小祖咒跟一位美女记者形象阐述何为政治，当时记者问左小怎么看待政治，左小回答：政治就是低级、丑陋的玩意儿，就像现在我们面对面坐在这里做一个采访，正常情况下这是一个工作，但是后来访着访着，咱们访到床上去了，这就是政治。让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样打造作品的，音乐以极度西化的沉重电子鼓loop开头，迎亲一样欢天喜地的唢呐跟上，几个小节后，九寸钉式的工业金属切进来，东方与西方在这里相互碰撞，缠绕，扭成一团，这是一个怪得不能再怪场景，稍微正常一点儿的人，都无法把人声在这样的音乐组合里切进去，当然，左小祖咒不是个正常人，他楞是把唱给切了进去。歌曲在第一段结束，开始进入狂欢，作者摸出了他很久不碰的小提琴，嘶啦嘶啦地躲在吉他的后面兀自拉得起劲，唢呐也跟打了鸡血一样跳起大神来，两支吉他轮番恶狠狠地反着切，中西合璧在此刻像洞房一样酣畅淋漓地高潮了几十小节。《方法论》就是这么一个古怪的歌，说它古怪，是因为所有的元素都是不搭界的，东方的传统和西方的先锋不搭界，亢奋的唱和音乐不搭界，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么一个很怪的大杂烩端出来，效果异常的好。而所谓方法，就是在实践里获得经验，并做出总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方法正确与否看效果。正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习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洋为中用，看上去是古怪的别扭的，实践证明，效果很好，颇有成效。左小祖咒唱出了精髓，这是严肃的，作者确实真诚地在赞美，我们国家这些年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且自80年代毛主席语录编成优美歌曲后，二十多年，无一个好的歌曲来延续——这是文艺工作者的失职。

　　歌唱完自己的国家，作者像一个走神的小学生，把视线转移到了世界问题上，不要被迷惑，《你一直没让我的脑子休息过》不是一个讲述关于情人间劈腿的故事，穆罕默德。萨马奥是拉登的名字，也不要误解，作者并非恐怖主义支持者，作者跟美国没什么隔世仇，布什不是邪恶代表，拉登也不能称为正义的使者，恐怕作者对拉登欣赏的是，在面对强权时个人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或许仅仅在于后者是一根合格搅屎棍。这是一种幽默，如果你一时无法体会，不妨先培养下一下情趣再来听。实在不行，那就穿着情趣内衣听，也无不可。

　　阿姐有窝无鸟宿，阿哥有鸟却无窝，这是大实话。《野合万事兴》据作者说是02年那阵子在青岛整理出来的一个曲子，这是一个情色歌曲。依笔者看来，这更是一个功能歌曲，这个歌曲适合放在床头听听，放在接美女下班的车里听听，放在KTV给狗狗男女们催催情也不错。同时，作者携《野合万事兴》，再次对《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做出回应，也是对上集第二章节的一个对应，生活很艰难，乐子很少，别看这么个精彩的当下，精神上的缺失使得人生的乐趣，也就是先贤说的食，色这么几样，作者在这里赤裸裸地歌颂了人世间仅有的几个乐趣之一的美妙。 左小祖咒在这个歌里再次用到了中国戏曲里曲牌的创作方法，在其歌曲创作中，屡屡用到戏曲手法，这也是左氏歌曲的另外一大特色，在很多歌曲当中都是中国戏曲的结构，走向，包括歌词的创作也是都有曲牌的。左氏名曲《关河令》、《爱的劳工》就都是曲牌。大多听众一直都以为左小祖咒是一个亲吻了西方音乐神韵的先锋，只是大家没想到的是，在玩转中西配器的背后，他一直是扎根在中国传统音乐土壤的老妖怪。

　　作者为大家端出了一道政治波普、世界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情色混搭的大餐后。进入影片中场休息，《我怕我还不能爱你》做为一个五分钟不到的过渡性音乐，节奏变换了五次，有些段落作者跑神跑得很远，在拉回来的同时，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左小祖咒像个失忆患者，装做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完全忘记了他在上集里进行的厮杀，像一个退隐江湖的老大，身上不再有盔甲的锈铁味道不说，我们甚至能感觉到这个老流氓已经深情款款地换上了休闲西装，而且刚洗过头发，颠颠地出来见人了。

　　仿佛《可忘不可忘》是《野合万事兴》的下联。在歌颂了野合后，左小祖咒又直接讴歌了传宗接代的工具，他如此坦然地直视着你的眼睛歌唱，反倒是要想歪的人自己先脸红起来，所谓淫者见淫。关于格调不高，曾有君子怒斥王小波先生的文字格调不高，先生说道：任何年代都有些不争气的家伙写些丫丫乌的黄色东西，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色情文学都是出在“格调最高”的时代。这是因为食色性也，只要还没把小命根一刀割掉，格调不可能完全高。就是这样。一些文艺或不文艺的女青年们可能从《可忘可不忘》开始，突然要浑身发起麻来，瘫软在地像个鹌鹑。《小莉》就是铁证，这个骨灰级的流浪汉如今他可以为了小莉去打破别人的头，毋庸怀疑，有一天，他还会为了小小祖咒，打坏路人鼻梁。《小莉》的优美与琅琅上口，或许可以使得《小芳》、《小薇》后出现的断档，续上线。作者甚至在歌曲里加入了类似于披头士的和声。同时，就算是在这样的情歌中，作者也不忘冷嘲热讽一下：法律这玩意儿可怕哟。就像一个坏小子牵着爱人的手走在幽长小道上时，冷不丁抠出一坨鼻屎抹在路边的围墙上。

　　《把那个故事再给我讲一遍》可以算做是《美术鸡》的一个后传，作者再次展示了他对各种元素的驾驭能力，这原本是一个很上海的吴侬小调，到了这里，楞是活生生成了左氏吴侬小调，琵琶甚至演奏出了日本风情来。当然，这个坏蛋依然不忘在这样的靡靡之音里又挖出一坨鼻屎来。这次他跑到旷野跟驴唠起了家常，驴啊驴，我想享受到旷野的新鲜空气带来的乐趣，可这里又不是地球的两极，怎么会两三点太阳就落山了？无疑，这是最恶劣的环境，关于恶劣程度，看看作者用了一个什么词语——炎冷，在炎热和寒冷中各取一个字，组成一个又热又冷，忽冷忽热的古怪新词。而后，左小祖咒抛出了密码，在炎冷的寒冬里，身边的每个人都走得那么快，都走了只剩我一个，尽管如此，今天我一个人依然走了这个单刀会，在即将结束时，影片与开头对上了暗号：我的老大是关公，今天注定要走这个单刀会。

　　在《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里，左小祖咒以一个恐怖歌曲《感激》结尾，在《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里，则选择了一个惊悚歌曲。《这正合适》也是左小音乐库里从未出现的一个歌曲，你能感觉到歌者那种蹦蹦跳跳的唱歌的状态，就差采一朵路边的小蘑菇了，李源源的胡琴拉得人肝颤。谁也不会想到一步三颠的俏皮后，躲着一个批着出租车司机外衣的连环杀手，你出门碰上他，就得出点事，说不定就出了什么事故，该杀手活儿干得很利索：谁也不会认出他了。歌曲最后脚步声的采样，如同一个引号，影片似乎将在此刻结束。

　　如果此时此刻，你依然无法判断这是一套怎样的唱片。好吧，这里的事情由我来帮助你，让我从意识里发出信息：在音乐史上有着丰碑地位的《迷墙》诞生将近30年后，在遥远的东方——中国，诞生了一个与之媲美的作品。《迷墙》以平克。弗洛伊德两位成员罗杰。沃特斯和西德。巴瑞特真实生活的写照为创作原型，讲述叫了一个叫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明星从婴孩降生到这个世界直至成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人生沉浮的故事。左小祖咒在《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里则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基础，加上他天马行空的疯狂想象力，以一个泼皮式的旁观者角度，化身为各种古怪的角色，用胡乱离奇又扑朔迷离的方式讲述了这个音乐故事。《迷墙》整个作品风格统一，以二战之后的人性角度为基础，每个单独的曲子之间也是曲风统一；而《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里的歌曲合在一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单独拎出来，每个歌都是不一样的个体。如此深入浅出地在一套唱片里囊括了社会，经济，人文，人性等各个领域，在当今西方音乐界，恐怕也很难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毋庸怀疑，这是一张相当于西方的《迷墙》地位的音乐文化唱片，我想任何正常人看来，笔者这个话说实在有点儿大，但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就算你现在怀疑，历史会证明我的判断。因为《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成功之处是没有任何参照体，相当怪异，在音乐上跟《迷墙》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的缺点可能是被左小这只狂犬用了看似极其不严肃的方式表达，这恐怕是我们大部分国人无法理解的，甚至会被看成娱乐片，但是想想，作者和我们不是正处一个“此时此刻，可口可乐！”的环境中么！

　　让我们回到作品真正的结尾中来，左小祖咒在《爱的荣光》又弹起了他的吱嘎吱嘎的破吉他——但是深沉的，似乎在提醒着什么，这看上去也许是一个大杂烩，是一出娱乐大片，不管怎样，这是一个严肃的唱片。作者或笑或骂，或怒或癫地道出了当下宏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中国社会即将出现的问题。在结束时，左小祖咒收起所以的伪装，深情地点上了一支5毫克的中南海，在跟大家说再见前，他想跟大家谈一个事情，何为爱？在《感激》里，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爱很简单，要摆在当下特殊的环境里谈，又很复杂。阿丝玛为什么要吃掉她的情人，为什么要吃掉她的长子，为什么要吃掉她的幼子——因为他们已经死了，不喝他们的血，就无法走出塔克拉玛干，当你走在塔克拉玛干，多五百元你不会富，少五百元你也不会穷，当你走在塔克拉玛干，钱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当你走在塔克拉玛干，如何面对你的亲情，爱情……

　　当你走在塔克拉玛干，在找不到方向的环境里，你可知道东方在哪一边？

　　何为爱的荣光，你可懂得爱？有时候讥讽就是爱。

于2008年3月24日

04 左小祖咒乐队成员

|  |
| --- |
| <http://ent.sina.com.cn>2006年04月05日10:10 新浪娱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左小祖咒档案(附图) http://image2.sina.com.cn/home/c.gif 左小祖咒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娱乐图片**](http://ent.sina.com.cn/photo/)  　　左小祖咒于90年代初创立了摇滚乐队"NO"。他是该乐队主唱歌手、吉他手、提琴手和歌曲作者，同时也是前卫艺术家群落"北京东村"的第一批人物。  　　1993年6月，左小祖咒与夜千创建NO乐队。  　　1994年秋，祖咒、夜千、边巴平措和卢琦在老哥的制作下录制过第一首录音室歌曲《  无解》，95年在香港"音乐传讯"公司发行，它具有极端主义的阴郁噪音和疯狂的提琴、肢解般的超现实主义风格，为NO乐队带来了最初的声望。  　　1995年冬，祖咒、夜千和于伟民由老哥录制第二首录音室歌曲《六枝花》。因为歌词的邪异、晦涩，在次年发行的《摇滚北京Ⅱ》中被删除。  　　1995年，祖咒和巴西女音乐家Silvia Ocounge为马英力导演的电影《面的时节》创作的音乐获西柏林电影节最佳提名。  　　几年以来，祖咒的主要精力用于默默地进行个人音乐探索。他把早期那种祖咒式的疯狂提琴运用在演唱中，使人声癫狂而又冷漠，尤其他个人化的高音演唱，造就了国内摇滚乐的一次人声革命。到了90年代中后期，他已经从一个噪音朋克歌手发展成为一个"舞台表演艺术家"。他创造了一种包含着野蛮的提琴式歌唱的凄美音乐，这是一种破坏性的声响，是从民间歌曲到先锋摇滚的混合物。  　　1998年2月左小祖咒制作了NO乐队首张专辑《走失的主人》，乐手有虎子(吉它)、张蔚(鼓)、李剑(贝司)。专辑中收录了祖咒1993年-1996年创作的歌曲。  　　1998年10月香港先锋音乐家李劲松的Soinc Factory唱片公司发行了这张专辑。12月3日《走失的主人》入选《音乐生活报》98年度十佳中文唱片。1999年2月《走失的主人》入选《音乐天堂》98年度十佳中文唱片；3月《走失的主人》获选《音像世界》十大中文专辑唱片第三名；4月由Bad Head唱片公司 在中国大陆发行《走失的主人》；4月，歌曲《正宗》进入上海电台音乐一台"中国原创音乐排行榜"第九名；6月《走失的主人》持续十三周荣登《通俗歌曲》销售排行榜第三名；2000年3月，歌曲《正宗》入选《通俗歌曲》1999年度十大单曲第二名，NO乐队入选1999年度十大乐队，《走失的主人》入选1999年度十大专辑第八名。  　　《走失的主人》赢得了中国以刻薄著称的乐评家的高度赞誉。南方的张晓舟在《音乐天堂》评价"《走失的主人》是一张非常本色的专辑，在不用合成器及其它电子音源甚至不用效果器的情况下自然挖掘音色的可能性"。认为在歌曲《阿丝玛》中里"祖咒像一个赤裸、透明的醉鬼(酒神？！)自始至终地发出惊喜的尖叫，是一首伟大的赞美诗"。"祖咒最终存在的苦难、污浊病态中吸血一样提取悲剧的落日。《走失的主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杨波在《港澳信息报》评价"NO的音乐如一句英谚：'丝绒手套里的铁拳'，祖咒老谋深算的超现实主义与意象主义纠缠不清的词作总颇似污言秽语的词构砌里挣扎出纯粹，唯美的诗意来"。"他本人的江浙情结又使NO音乐脊髓里飘荡着浓浓的本土的文匪气质，从文化角度和音乐的角度NO探索着中国摇滚的个性路线"。  　　胡凌云评价胡凌云评价《走失的主人》充满了智慧以反常的形式燃烧着咄咄逼人的热情"。"其音响和意识在未来数年都将是常新的"。北方的颜峻评《走失的主人》"在荒诞的主题下虚拟的现实，自然奔涌的复杂情感构成了表达方式的独特：启蒙式的吉它，贝司，鼓的常规与反常规的运用"。  　　陶然认为《走失的主人》"是一张理性与感性兼备的唱片，成为了噪音实验专辑的范本之作"。  　　郝舫在《丝绒革命的另一面》中揭露"NO的那群狗，那碗宫爆鸡丁，那对苹果，那只插头和那六枝花才是岁月的秘密所在，是局外史学家的丰富史料"。  　　1999年，祖咒和北京东村艺术家集体的行为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1995年)参加了48届威尼斯国际双年展。  　　《走失的主人》发行后，祖咒调整了NO乐队的乐手，邀请了舌头乐队的吉它手朱小龙和键盘手郭大纲、英国的自制琴手Kristian、贝司手李墙，及原鼓手张蔚，开始制作第二张专辑《庙会之旅》。  　　《庙会之旅》收录了祖咒新阶段的代表作《苦鬼》，和多年的心血之作《莫非》。由于歌词更加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庙会之旅》四首歌词无法公开，音乐也作了重新缩混，直到2000年1月才由Bad Head唱片公司发行。  　　乐评人颜峻写到："《庙会之旅》之所以比《走失的主人》有更多的低音，更浑浊的音效和更顽固的节奏，是因为地下精英告别了个人抒情的年代，真正开始承担了责任。"也让NO研究了新方法，戏曲、异域之音、小提琴噪音和常规乐器并驾齐驱，以高音的狡诈和织体的错乱发展了声学，就连电子的时尚节拍也倒退了疯癫"。  　　张晓舟说："祖咒这一次扔掉了丝绒手套，直接面对现实出拳"。"在'家父'中威士忌琴、蚊子琴和Kazoo一起远交近攻，将NO的声响怪异美学推向极致"。  　　上海乐评人孙孟晋说："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被一个人吆喝着，《走失的主人》是为挣扎而痛苦，《庙会之旅》却为苦难而微笑的。……《庙会之旅》是死亡之旅，'苦鬼'、'冤枉'、'除夕'、'莫非'……一连串的音乐，一连串的圆舞曲开步。"  　　《通俗歌曲》主编彭洪武的碟评中称"《庙会之旅》是多种声腔的交替运用，和及民间韵调的器乐水乳交融，体现了老摇滚先锋沉郁的底层人情味和博怀的另一面，《苦鬼》它满负与时代生活相背的阵痛，它沉重地匍匐到悲愤的巅峰"。"这个由前卫文学，行为艺术，另类音乐锻造的摇滚老战士--左小祖咒的机智，幽默再次淋漓尽致地伴着心血跌落下来，渗透力比之《走失的主人》更胜一筹，'除夕'、'祭日之星'等细腻而又耐听，其分叉的圆柱也支撑着整张《庙会之旅》的直立"。  　　2000年1月左小祖咒第一本长篇小说《狂犬吠墓》出版。《狂犬吠墓》表现出了疯狂的才华和不拘一格的创造力。它代表了中国艺术家在一个缺乏资讯、市场，也没有艺术史背景的环境中的本能创造性，这种力量在达到一个自觉高度的时候，形成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郝舫在序言里写道："《狂犬吠墓》是一代人的绝望书，历史创伤、政治痛苦，经济哄乱和心灵迷离痴缠绞叫；无助、沮丧、依赖、焦虑、激愤、狂想及一切末世纪中国青年的时代病症全部发作和投射"。颜峻的跋中总结道："左小祖咒不是现代主义战场无畏的鞭尸者，他只是一只忧郁的狂犬，在这个国家的艺术家为虚妄的光荣抛洒生命的时候，他是一切光荣、尊严和爱情的私生子。"  　　2001年11月，左小祖咒以其个人名义制作了第三张专辑《左小祖咒在地安门》，11月嚎叫唱片发行，12月由台湾直接流行唱片公司发行了海外版。  　　他的第三张专辑《左小祖咒在地安门》已经把个人情感和社会性话题融合在一起，在演唱和歌词方面树立了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度，并在制作方面成为指标性超越对象。《左小祖咒在地安门》唱片的高销量，赢得了地下音乐和流行音乐界的双重尊敬。左小祖咒已成为当今中国摇滚最有群众与思想上影响力的歌手。  　　2003年，左小祖咒为朱文的电影《云的南方》配乐，此片后获得第54届柏林电影节“The 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Asian Cinema”奖，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在其中演奏。  　　2004年6月26日，因不满《庙会之旅》首版的删改，左小祖咒花去了近两年的时间重新录制发行了《庙会之旅》2004版，由台湾直接流行唱片公司发行。  　　同年，左小祖咒为贾樟柯的电影《世界》制作了主题曲。  　　2005年5月25日，左小祖咒发行了悬寂三年的豪华专辑《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首版限量发行2000套。此专辑由台湾传奇制作人方无行与左小祖咒联合制作。台湾另类创作女歌手及著名制作人陈珊妮在其中与左小祖咒对唱了歌曲，其好友国内顶级吉他手李延亮演奏了标题曲。  **The team**  **余伟民 鼓手(现任)**  　　·1969年3月2日生于北京。  　　·1995年10月，参与录制左小祖咒&NO乐队第二首录音室歌曲《六枝花》。由于歌词  　　邪异、晦涩，在次年发行的《摇滚北京Ⅱ》中被删除。  　　·2001年台湾直接流行唱片公司出版完全版的《摇滚北京Ⅱ》，收录此曲。  　　参与电影《面的时节》拍摄，电影原声歌曲《长安》演奏。  　　·2002年10月，重新加入左小祖咒乐队。  　　·2002年12月7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上海演唱会"，上海音乐仓。  　　12月12日"我只说真相，不说真理——左小祖咒2002圣诞演唱会"，北京豪运酒  　　吧。  　　·2003年2月参加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录制。  **郭大纲 键盘手(现任)**  　　·1970年9月24日生于乌鲁木齐。  　　·1997年2月于新疆组建舌头乐队。  　　·1999年参与左小祖咒&NO乐队《庙会之旅》名曲"苦鬼"、"莫非"录制。  　　·2000年1月左小祖咒&NO乐队第二张专辑《庙会之旅》发行，Badhead唱片公司。 舌头乐队首张专辑《小鸡出壳》发行，Badhead唱片公司。  　　·2001年3月《通俗歌曲ROCK》杂志2000年度最佳键盘手。  　　3月《左小祖咒在地安门》录音师、键盘手，与左小祖咒共同整理编曲。  　　8月舌头乐队现场唱片《油漆匠》发行，SUBJAM·铁托出品。  　　9月29日左小祖咒演唱会，北京豪运酒吧。  　　11月《左小祖咒在地安门》发行，京文嚎叫唱片公司。  　　11月11日《左小祖咒在地安门》首发式演唱会，北京莱茵河声场。  　　12月《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海外版发行，台湾直接流行唱片公司。  　　·2002年4月29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北京演唱会"，北京莱茵河声场。  　　6月23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昆明演唱会"，云南民族学院体育馆。  　　6月28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珠海演唱会"，珠海现场酒吧。  　　6月29日、30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深圳演唱会"，深圳无心快语酒吧、  　　本色东门店酒吧。  　　8月舌头乐队第二张专辑《这就是你》发行，普涞文化。  　　12月7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上海演唱会"，上海音乐仓。  　　12月12日"我只说真相，不说真理——左小祖咒2002圣诞演唱会"，北京豪运酒吧。 ·2003年2月《通俗歌曲ROCK》杂志2002年度最佳键盘手。  　　参加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录制。  　　12月31日"时代的晚上——广州·新年摇滚音乐节"左小祖咒乐队。  　　2004年1月2日“左小祖咒2004首场音乐会”，广州Solo酒吧。  　　8月8日“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大型音乐节·左小祖咒乐队，银川贺兰山。  **杨帆 吉它手(现任)**  　　·1981年6月23日生于北京。  　　·2003年初参加左小祖咒乐队。  　　2月参加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录制。  　　·2004年7月3日“什么现代艺术展”·左小祖咒专场，西安东郊动物园。  **李墙 贝斯手(现任)**  　　·1972年9月9日生于山东淄博。  　　·1999年参加左小祖咒&NO乐队《庙会之旅》录制。  　　·2000年1月左小祖咒&NO乐队《庙会之旅》发行，Badhead唱片公司。  　　·2002年12月7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上海演唱会"，上海音乐仓。  　　12月12日"我只说真相，不说真理——左小祖咒2002圣诞演唱会"，北京豪运酒吧。  　　·2003年2月参加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录制。  **张玮玮 手风琴手　多种乐器演奏(现任)**  　　·1976年12月28日生于兰州。  　　·2000年加入野孩子乐队。  　　·2001年9月29日加入左小祖咒乐队，参加左小祖咒演唱会，北京豪运酒吧。  　　·2001年11月11日《左小祖咒在地安门》首发式演唱会，北京莱茵河声场。  　　·2002年4月29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北京演唱会"，北京莱茵河声场。  　　6月23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昆明演唱会"，云南民族学院体育馆。  　　6月28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珠海演唱会"，珠海现场酒吧。  　　6月29日、30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深圳演唱会"，深圳无心快语酒吧、本色东门店酒吧  　　12月7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上海演唱会"，上海音乐仓。  　　12月12日"我只说真相，不说真理——左小祖咒2002圣诞演唱会"，北京豪运酒吧。  　　·2003年2月参加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录制。  　　12月31日"时代的晚上——广州·新年摇滚音乐节"左小祖咒乐队。  　　·2004年1月2日“左小祖咒2004首场音乐会”，广州Solo酒吧。  　　7月3日“什么现代艺术展”·左小祖咒专场，西安东郊动物园。  **朱小龙 吉它手**  　　·1973年3月6日生于新疆昌吉。  　　·1997年2月于新疆组建舌头乐队。  　　·1998年6月加入左小祖咒&NO乐队。  　　·1999年12月崔健千禧夜演唱会，青岛体育场。  　　·2000年1月左小祖咒&NO乐队第二张专辑《庙会之旅》发行，Badhead唱片公司。  　　舌头乐队首张专辑《小鸡出壳》发行，Badhead唱片公司。  　　·2000年崔健宝鸡演唱会，宝鸡体育馆。  　　崔健温岭演唱会，温岭体育馆。  　　·2001年3月《通俗歌曲ROCK》杂志2000年度最佳吉它手。  　　8月舌头乐队现场唱片《油漆匠》发行，SUBJAM·铁托出品。  　　11月《左小祖咒在地安门》发行，京文嚎叫唱片公司。  　　11月11日《左小祖咒在地安门》首发式演唱会，北京莱茵河声场。  　　12月《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海外版发行，台湾直接流行唱片公司。  　　·2002年4月29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北京演唱会"，北京莱茵河声场。  　　6月23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昆明演唱会"，云南民族学院体育馆。  　　6月28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珠海演唱会"，珠海现场酒吧。  　　6月29日、30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深圳演唱会"，深圳无心快语酒吧、本色东门店酒吧。  　　8月8日舌头乐队第二张专辑《这就是你》发行，普涞文化。  **吴俊德 贝斯手**  　　·1972年7月4日生于乌鲁木齐。  　　·1997年2月于新疆组建舌头乐队。  　　·1998年12月崔健成都演唱会，成都体育馆。  　　·1999年12月崔健千禧夜演唱会，青岛体育场。  　　·2000年1月舌头乐队首张专辑《小鸡出壳》发行，Badhead唱片公司。  　　·2000年崔健宝鸡演唱会，宝鸡体育馆。  　　崔健温岭演唱会，温岭体育馆。  　　·2001年2月崔健天津演唱会，天津体育馆。  　　8月舌头乐队现场唱片《油漆匠》发行，SUBJAM·铁托出品。  　　·2002年4月29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北京演唱会"，北京莱茵河声场。  　　6月23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昆明演唱会"，云南民族学院体育馆。  　　6月28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珠海演唱会"，珠海现场酒吧。  　　6月29日、30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深圳演唱会"，深圳无心快语酒吧、本色东门店酒吧  　　·2002年8月舌头乐队第二张专辑《这就是你》发行，普涞文化。  　　·2003年2月参加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录制，任歌曲"恩惠"吉它手。  **道吉才旦 贝斯手**  　　·1977年12月25日生于兰州。  　　·2001年3月参加《左小祖咒在地安门》录制。  　　11月《左小祖咒在地安门》发行，京文嚎叫唱片公司。  　　12月《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海外版发行，台湾直接流行唱片公司。  　　·2002年3月《通俗歌曲ROCK》杂志2001年度最佳贝斯手。  　　·2004年8月8日“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大型音乐节·左小祖咒乐队，银川贺兰山。  **张蔚 鼓手**  　　·1979年12月27日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  　　·1998年左小祖咒&NO乐队《走失的主人》海外发行，香港Sonic Factory唱片公司。  　　·1999年左小祖咒&NO乐队《走失的主人》大陆发行，Badhead唱片公司。  　　参加左小祖咒&NO乐队《庙会之旅》录制。  　　·2000年1月左小祖咒&NO乐队第二张专辑《庙会之旅》发行，Badhead唱片公司。  　　病医生乐队《夜上浓妆》发行，京文嚎叫唱片公司。  　　·2004年8月8日“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大型音乐节·左小祖咒乐队，银川贺兰山。  **李剑 贝斯手**  　　·1980年6月1日生于南京。  　　·1998年左小祖咒&NO乐队《走失的主人》海外发行，香港Sonic Factory唱片公司。  　　·1999年左小祖咒&NO乐队《走失的主人》大陆发行，Badhead唱片公司。  　　·2000年病医生乐队《夜上浓妆》发行，京文嚎叫唱片公司。  　　·2001年1月郑均杭州演唱会。  　　5月郑均西宁演唱会。  　　9月29日左小祖咒演唱会，北京豪运酒吧。  　　11月11日《左小祖咒在地安门》首发式演唱会，北京莱茵河声场。  **虎子 吉它手**  　　·1978年3月9日生于洛阳。  　　·1996年11月经李延亮推荐跟随祖咒。  　　·1997年1月与祖咒重组左小祖咒&NO乐队。  　　·1998年左小祖咒&NO乐队《走失的主人》海外发行，香港Sonic Factory唱片公司。  　　·1999年左小祖咒&NO乐队《走失的主人》大陆发行，Badhead唱片公司。  　　·2000年病医生乐队《夜上浓妆》发行，京文嚎叫唱片公司。  　　·2002年7月个人专辑《叛客》发行，Badhead唱片公司。  　　·2004年8月8日“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大型音乐节·左小祖咒乐队，银川贺兰山。  **毛豆 鼓手**  　　·1977年3月18日生于洛阳。  　　·2000年微乐队专辑唱片《水》发行，京文嚎叫唱片公司。  　　·2001年9月29日加入左小祖咒乐队，参加左小祖咒演唱会，北京豪运酒吧。  　　·2001年11月11日《左小祖咒在地安门》首发式演唱会，北京莱茵河声场。  　　·2002年3月个人专辑唱片《粉》发行，SoRock唱片公司。  　　·2002年4月29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北京演唱会"，北京莱茵河声场。  　　6月23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昆明演唱会"，云南民族学院体育馆。  　　6月28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珠海演唱会"，珠海现场酒吧。  　　6月29日、30日"左小祖咒2002招牌巡回Live·深圳演唱会"，深圳无心快语酒吧、本色东门店酒吧。  **夜千 贝斯手 制作人**  　　·1974年3月13日生于北京。  　　·1993年与左小祖咒共同创建NO乐队。  　　·1994年参与录制左小祖咒&NO乐队第一首录音室歌曲《无解》。  　　·1995年歌曲《无解》于合辑唱片《神州摇摆II》中发行，香港"音乐传讯"公司。  　　·1995年10月，参与录制左小祖咒&NO乐队第二首录音室歌曲《六枝花》。由于歌词邪异、晦涩，在次年发行的《摇滚北京Ⅱ》中被删除。2001年台湾直接流行唱片公司出版完全版的《摇滚北京Ⅱ》，收录此曲。  　　·1995年，参与电影《面的时节》拍摄，电影原声歌曲《长安》演奏。  　　·1997年与余伟民、李杰、小宝组建了自己的第二支乐队神经乐队，担任主唱、键盘、贝斯。  　　神经乐队第一首单曲《妈妈》于合辑唱片《摩登天空I》发行，摩登天空唱片公司。  　　·1998年2月左小祖咒&NO乐队首张专辑唱片《走失的主人》中"媚笑阳台"录音。  　　10月左小祖咒&NO乐队《走失的主人》海外发行，香港Sonic Factory唱片公司。  　　神经乐队第二首单曲《嗜睡症》于合辑唱片《摩登天空II》发行，摩登天空唱片公司。  　　·1999年左小祖咒&NO乐队《走失的主人》大陆发行，Badhead唱片公司。  　　与女小提琴手朝朝组建双鱼座乐队。  　　单曲"与我共舞"、"沐春风"、"这里那里"发行，大地唱片公司。  　　·2002年制作《阶梯教室》、《2002新校园民谣》等专辑。  **边巴平措 吉它手**  　　·1973年2月25日生于西藏拉萨。  　　·1994年参与录制左小祖咒&NO乐队第一首录音室歌曲《无解》。  　　·1995年歌曲《无解》于合辑唱片《神州摇摆II》中发行，香港"音乐传讯"公司。  **卢琦 鼓手**  　　·1973年生于陕西。  　　·1994年参与录制左小祖咒&NO乐队第一首录音室歌曲《无解》。  　　·1995年歌曲《无解》于合辑唱片《神州摇摆II》中发行，香港"音乐传讯"公司。  　　发行作品  　　2005年5月25日，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北京北影录音录像出版社发行。  　　2004年6月26日，《庙会之旅》[2004全新改版]　台湾直接流行唱片公司发行。  　　2001年12月，《左小祖咒在地安门》台湾直接流行唱片公司发行。  　　11月11日，第三张专辑《左小祖咒在地安门》 京文嚎叫唱片发行。  　　2000年1月，长篇小说《狂犬吠墓》出版 香港Sonic Factory发行。  　　第二张专辑《庙会之旅》中国大陆Bedhead唱片公司发行。  　　《走失的主人》马来西亚黄火唱片公司发行。  　　1999年4月《走失的主人》中国大陆Bedhead唱片公司发行。  　　1998年10月，NO乐队首张专辑《走失的主人》香港Sonic Factory唱片公司发行。  　　1995年，录制第二首录音室歌曲《六枝花》 2000年台湾直接流行唱片公司发行。  　　1994年，录制第一首录音室歌曲《无解》，95年香港音乐传讯公司发行。 | |

05 杨波：莫拿青春赌明天

[MECA](http://www.douban.com/people/meca/)2012-06-09 09:42:15 来自: [MECA](http://www.douban.com/people/mec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ba200010168w5.html](http://www.douban.com/link2?url=http%3A//blog.sina.com.cn/s/blog_485ba200010168w5.html)   
  
左小祖咒新唱片《去奶子房》名字里的“奶子房”在北京确有其处，这延续了他11年前专辑《左小祖咒在地安门》片名里对地名的暗喻手法；封面的西瓜也是他一贯喜爱用作封面的当代艺术品。显然，他试图将自己的所有唱片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前后呼应的系统，这说明，他并不怕早期的作品以后期的作品为耻。或者说，他已决定把那些能够看出这种耻意的人，抛除到他所建设的系统之外。   
  
具体到手法上来说，就是他不介意跟所有被迫或自甘去转型的歌手那样，天真地认定因转型而招来的新歌迷，要远远地多于因此失去的老歌迷；请注意，失去老歌迷并不是目的，甚至不能因此就说他对老歌迷是多么的绝情，不是，只是在为了让歌迷数字产生质的攀升这一战略目标面前，老歌迷就像刘安的老婆一样，在刘备空空的胃面前，只好劏了。   
  
问题是，刘备若不爱吃人肉怎么办？即，若预想中的如潮般涌来的新歌迷迟迟没有出现的话，怎么办？作为老歌迷和许多老歌迷的朋友，我基本确定这是一张令我们痛心疾首、掩耳而去的专辑，却不能确定它同时会是一张令新乐迷闻音而至、欢欣鼓舞的专辑。事实上，我都不愿承认这是一张“新”专辑，因为其中多数歌曲是他自己或别人的旧歌，而剩下至多够出一张EP的新歌，配器和编曲上的机械粗糙程度甚至超过了他过去最糟的出品。   
  
另外，它以女歌手演唱或与左小合唱为噱头，而左小对女歌手的审美令人惊愕。其中唱了两首的筱慧，你能听出来，她是多么努力想让自己以一名爵士乐歌手的状态演唱啊；而凑巧翻唱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的Cowboy Junkies不过就是一支三流的流行乡村摇滚乐队，他们跟左小的惺惺相惜，跟陈升在左小的小河里深情地淌水一样，除了证明左小饥不择食的国际化倾向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转型并非源自这张，只不过在这张里他完全不再遮遮掩掩了而已。这并非R&B不火了就改唱Hip-Hop的，周杰伦式的美学转型，这是一种直达灵魂深处的割裂，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盘很大的棋，一场不为我等原教旨者所体察的，高瞻远瞩的战略转移。无论如何，作为刘安的痴情的老婆，我为我在此文中泻出的稍显激烈的怨气，向弃草鞋档落荒而去的皇叔，略施万福了。

[举报](http://www.douban.com/misc/report?type=T&uid=30267564)

* [7-11](http://www.douban.com/people/shaowei/)

2012-06-09 10:15:12 [7-11](http://www.douban.com/people/shaowei/)

一个高明的棋手不可能是棋院毕业的   
一个只能接受一种类型的球迷是一定不快乐的

[回应](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267564/?cid=352608743#last) [删除](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267564/remove_comment?cid=352608743)

* [落哪儿的鸟](http://www.douban.com/people/gaowuya/)

2012-06-09 11:32:33 [落哪儿的鸟](http://www.douban.com/people/gaowuya/)

很可能&不一定

[回应](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267564/?cid=352626536#last) [删除](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267564/remove_comment?cid=352626536)

* [cKing](http://www.douban.com/people/ZiSTER/)

2012-06-09 14:51:17 [cKing](http://www.douban.com/people/ZiSTER/) (人死不能复生生而求死是无奈之极)

这是很认真的批评了。。。。

[回应](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267564/?cid=352675785#last) [删除](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267564/remove_comment?cid=352675785)

* [cKing](http://www.douban.com/people/ZiSTER/)

2012-06-09 14:55:37 [cKing](http://www.douban.com/people/ZiSTER/) (人死不能复生生而求死是无奈之极)

和老朋友的劝告了

[回应](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267564/?cid=352676794#last) [删除](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267564/remove_comment?cid=352676794)

* [陈哈](http://www.douban.com/people/weiwu/)

2012-06-09 15:24:20 [陈哈](http://www.douban.com/people/weiwu/)

评论者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说真话就好。   
  
如果我是创作者，   
只要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想做什么。   
那么我肯定不会因为有人说好就继续，   
也不会因为人说不好，就不继续。   
我只遵从自己。   
  
真正的创作者和商人的区别可能就在这里。   
合格的商人，必须尽最大可能满足客户需求。   
合格的创作者，尽最大可能让自己满意。

06 陈哈：左小祖咒为什么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2010-12-15 17:23:39 来自: [陈哈](http://www.douban.com/people/weiwu/)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是我最喜欢的唱片。   
尽管我也赞同，   
祖咒自己认为《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   
是他最牛逼的唱片。   
可是，最牛逼和最喜欢并不冲突。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是   
祖咒音乐创作上的分水岭。   
无论是音乐形式，还是音乐内容上的表达方式，   
祖咒都告别了他的皮帽子时期。   
  
很多歌迷最喜欢的   
《走失的主人》和《庙会之旅》这两张愤怒之作，   
对于祖咒来说，已经是驾轻路熟的表现形式，   
重复自己，不是这个人的作风。   
  
风格可以变，   
但为什么要舍弃早期作品里   
那些悲苦到倒地的情绪呢。   
  
  
看标题《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有文章，   
这个人并非丧失了悲伤的表达能力，   
“不能”不是“不行”，   
在这里是主要是不允许自己   
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的意思。   
其次也包含了   
“我不会再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的意思。   
  
为什么不允许？   
《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里给了答案：   
人生的乐趣，双手捂不住。   
生活已经很苦，你再一脸苦瓜相地坐在一个苦哈哈的   
人身边，给他唱苦哈哈的歌曲，   
实在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对于左小祖咒的音乐来说，残酷的事实是，   
他为那些苦人儿写的歌，   
很多时候被不是那么苦的人用来恋苦。   
  
这话通俗的说，他为矿工，小贩，妓女等人写歌，   
喜欢这种悲苦歌曲的一部分人，   
却真的不是那么苦，他甚至过得很不错，   
但他的文艺范儿真是把他弄得不轻，   
这种人有一种病态的恋苦情节，   
祖咒不再压着沙哑的嗓子唱《苦鬼》，   
他就觉得自己最隐私的药丸给改了药方，   
可他自己却过得一点也不苦，   
把《苦鬼》刻他脑门子上，   
他也不会真的去体谅那些人。   
  
而真正的苦人儿，   
他们都听《爱情买卖》这种玩意，   
祖咒也不可能把《苦鬼》写成《月亮之上》的调调。   
  
所以他不允许自己再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   
不需要歌唱，本身已经是个悲剧。   
  
为什么他不会再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就算是悲伤的题材，   
也并非一定要苦哈哈地表现不可，   
梵高不就用亮丽的色彩表达他的痛苦么，   
周星驰不就是用喜剧表现小人物的酸甜苦难么。   
纵观《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之后的作品，   
除了《美国》，   
哪张作品表达的内容和《走失的主人》《庙会之旅》   
有区别呢？   
一直都是在说我们身边的事情，   
表现形式的区别而已。   
嬉笑搞怪代替了青筋呐喊，   
忧伤取代了悲伤。   
  
经过最早三张专辑的探水，   
祖咒一定看到了一点，坚信，   
不能再为了一小撮恋苦的人儿复制悲伤。   
而更有一小撮人，为了悲伤而悲伤，   
不知意义何在。   
为这些人服务，更不知意义何在。   
  
只有让更多的人听到他新的音乐，   
才会有更多的人去听他老的音乐。   
更多的人听了他的音乐，   
才会有更多的人明白他在为谁写歌。   
这些“更多人”里，   
肯定会有“更多人”不会是为了愤怒而愤怒，   
也不会为了悲伤而悲伤。   
  
综上所述，   
他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陈哈 2010年12月15日

07 陈哈：左小祖咒为什么要出《庙会之旅2》

2010-12-03 15:56:24 来自: [陈哈](http://www.douban.com/people/weiwu/)

为什么这个神经病要出一个10年前作品的续集。   
如果摩登天空版阉割了他在唱片里的人声部分，   
那么后来他又重新出了一版《庙会之旅》，人声清晰，   
鸟毛根根凸现，白眼恣意翻飞，文案里也说了，   
以后不再为这事耿耿于怀了。   
  
那为什么10年后，要出《庙会之旅2》，   
是北京晴朗的天空中掉下一个雷，   
祖咒被电打成天线宝宝了？   
可这家伙发型依然很顺，没有变成吉米.亨德历克斯。   
难道是因为音乐领域从来就没人干过出续集的事情，   
他又要凭此成为开山怪，这理由应该是有一点点的。   
  
难道是《庙会之旅》销售很好，接收面很广，   
于是要出续集，扩大民众杀伤力?   
可事实是《庙会之旅》是祖咒所有作品里销售最差的   
一张唱片。尽管这张唱片是很多人心目中最喜欢的。   
如果是为了扩大接收面，   
为什么不做一张《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2》呢。   
给自己销售最差的唱片做一个续集，   
难道确实给电打了？   
如果不是，一定还有耿耿于怀的因素在里面。   
一定有愿望没实现啊这是。   
  
于是，蛛丝马迹浮出水面。   
今年早些时候，祖咒出了一版《苦鬼》2010版，   
发布在网络上，此版与《庙会之旅》版本比起来，   
简直成了轻音乐版，克莱德曼版，   
听者反响不一，有捶胸顿足茎痛的，   
也有喜欢得搓蛋的。   
  
之后3月19日“万事如意”个人演唱会上，   
祖咒又演唱了全新版本的《苦鬼》，   
搞湿了很多人。   
之后的好几个音乐节，都演唱了这个版本的《苦鬼》。   
很多原本不知道这首歌的人，都表示对这歌的喜爱。   
祖咒就像《盗梦空间》的小李，   
他变着花样的，加葱放蒜，加xo，   
就是为了把《苦鬼》这个意念敲进你的脑袋，   
让你从梦中醒来，依然记得这亿万民众失业的年代，   
它不是梦。   
  
相信我，如果《庙会之旅2》依然没让你记住《苦鬼》   
发出的抗议，这家伙还会出《庙会之旅3》的。   
  
因为他叫祖咒嘛。   
为什么是祖咒不是诅咒。   
祖咒可能是个动词后置，   
就是 诅咒祖，祖是祖国还是祖先呢，那就鬼知道了。   
也可能不是动词后置，   
那就是祖先的咒语，祖先的诅咒，都有可能，   
那他就是鬼上身了。   
  
总之，他就是要“人人”都听《苦鬼》，   
别做梦了，娃啊。   
  
陈哈 2010年12月3日

08 陈哈左小祖咒《庙会之旅II》：苦鬼的历程

2011-12-02 14:21:33 来自: [陈哈](http://www.douban.com/people/weiwu/)

《庙会之旅II》是左小祖咒12年前唱片《庙会之旅》的续集。苦鬼是这个连续剧的主角。《庙会之旅》讲述了上个世纪末，一群苦鬼在这个国家的各种遭遇。《庙会之旅II》讲述了更多苦鬼在当下更加操蛋，更加诡异，更加悲惨的经历。   
　　   
　　《庙会之旅》无疑是左小祖咒最悲苦的唱片。12年前，左小祖咒是一个本色演员，属于方法派演技。作为讲述苦鬼遭遇的代言人，年轻的作者饱含个人愤怒，整张作品弥漫着悲天悯人。正是这种浑然的气质，使《庙会之旅》成为一些人心目中无法逾越的巅峰，以致《庙会之旅II》真的超越了这座巅峰，依然不愿面现实，沉醉在回忆里，确切地说，是沉醉在对悲苦的回忆里。这有点刻舟求剑，因为事情是会变化的。   
　　   
　　首先，苦鬼的构成在变化。   
　　   
　　12年前，在大家眼里，苦鬼是矿工，小姐，下岗工人，访 民等等。   
　　   
　　今天，不管你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个体户还是私营业主；不管你是中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只要坐上高速列车，你就被苦鬼了。你喝着牛奶，就被苦鬼了。你躺在家里，就被苦鬼了。站在岸上的当年的我们，不管你乐意与否，都已经被苦鬼了。苦难面前，你我有份。   
　　   
　　听众的构成也在变化。   
　　   
　　12年前为《庙会之旅》而感动的听众，大多不是苦鬼，可能还只是做为一个死硬摇滚乐迷，一个旁观者，听着《苦鬼》，站在岸上同情着他们，落下或不落下泪。最大的苦可能是青春期的迷茫，失恋的痛，没有人理解你诸如此类，总之精神之苦占比重大。   
　　   
　　我看到一个乐迷朋友说《庙会之旅II》“歌词越来越犀利了，是我长大了？还是祖咒的表述越来越直白了呢？”。这句话很能说明问题，祖咒的表述是越来越直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长大了，真正体会到了他在歌唱什么。   
　　   
　　所以听后感也是不一样的，当年，听完《庙会之旅》，你想，他们真苦啊。《庙会之旅》带来的感动和冲击，对于悲苦唱腔的迷恋，多少来自于看别人痛苦也是有瘾的，并非这苦发生在自己身上。   
　　   
　　听完《庙会之旅II》，你想，不知道明天还会有什么匪夷所思的操蛋事情会发生啊，洗洗睡吧。已经发生的是苦，未知却更让人恐惧。   
　　   
　　当年我们因作品里的他们而感动，今天我们为作品里的自己而悲愤。   
　　   
　　《庙会之旅》和《庙会之旅II》都是华语音乐史上贴近当代，具备冷酷的时代纪录片意义的作品。但作者在创作上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从歌词来看，12年前，《庙会之旅》讲述了苦鬼们的遭遇，更多代表了作者的个人倾诉。听众听完后，需要去挖掘歌词里各种隐喻、符号指向，有些隐喻至今无人得知。《庙会之旅II》则用遭遇控诉，代表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写作直接有力，谁都知道在唱什么。   
　　   
　　所以表现形式的变化是自然的。当年鲍勃.迪伦也会扔了箱琴接上电吉他，虽然他被很多人扔柿子，但时间证明了他的伟大和勇敢。   
　　   
　　事实上，在方式方法上，左小祖咒一直在变，从第一张唱片《走失的主人》到最新的《庙会之旅II》，他没有重复过自己。这个人的创作历程让人想到 “知行合一”这个词，采取最适合的，而不是为了悲伤而悲伤，或者为了愤怒而愤怒。   
　　   
　　《庙会之旅》像一个刚出道的杀手，埋地雷，设陷阱，远距离架狙击枪，拿迫击炮轰。《庙会之旅II》是成熟的杀手，近身搏击，解下鞋带当武器，顺手拿起桌子上的台灯砸，摸到铅笔就往脑门子上戳，有什么就用什么。《庙会之旅》肯定悲苦得让人怜爱，但不能否认《庙会之旅II》的成长，如果前者是一个暴徒，后者则是暴徒的行动；如果前者是杨佳，后者则告诉你怎样做杨佳。   
　　   
　　为数不少的乐迷希望左小祖咒回到《庙会之旅》时期的沙哑状态，这对他来说，并非难事，可他偏不。更有为数不少的“音乐爱好者”，希望他最好闭嘴，多产出优美的纯曲子，这对他来说，也并非难事，可他也偏不。个人很欣赏左小祖咒这种不被任何群体绑架的态度。不向权力和市场妥协固然厉害，不向喜欢自己的群体献媚，恐怕才真的算得上抵死独立。左小祖咒是否伟大现在不好盖棺定论，他至少是勇敢的。敢于推倒自己，特别是推倒已有的成功模式的人，都是勇敢的。至于不断推倒自己已有成功模式的人，则是勇敢者里的疯子。   
　　   
　　《庙会之旅II》超越了《庙会之旅》，代表更多的人，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挥出了直接的，不裹丝绒手套的拳头。作者超越了12年前的自己，延续了《庙会之旅》的悲怆，狂妄，愤怒的精神内核，更加不顾后果，肆无忌惮的疯狂，充满力度的控诉，且方式成熟。不用翻白眼，摸摸自己的心，12年前你在做什么，现在又在做什么？12年前那些愤怒的歌者，如今又在做什么？   
　　   
　　不管左小祖咒怎么变，世界怎么变。有一样一直没变，《苦鬼》里讲的事情一直没变，《苦鬼》还有太多的人没有听到，于是就有了《庙会之旅II》。   
　　   
　　一些改变人们对这个国家看法的人和事件在这个音乐故事里轮番登场，热闹但不喜庆，悲伤弥漫却充满控诉的力量。   
　　   
　　相对《庙会之旅》的被迫模糊混沌，左小祖咒这次大胆地把人声推到了最前面，从专业角度来说，全世界也没几个歌手在自己的唱片里敢把人声推到那么大的，一般来说都是配乐裹挟着人声走，只有莱昂纳多.科恩等为数不多的歌手敢这么玩。莱昂纳多.科恩的嗓音是全球公认的迷人，左小祖咒的嗓音是公认的变态。《庙会之旅II》里的人声，推得比莱昂纳多.科恩还要高，我想，这恐怕不仅仅是左小祖咒对自己的变态嗓音相当自信，最大原因是他是要让所有听到这唱片的人都明白无误地听清楚，他在唱什么。   
　　   
　　《英雄的亲戚》里的英雄，代表为民说话，突然消失不见的人。《钉子户》和《我的儿子叫钱y会》代表家园被践踏的人。《咖啡时光》代表被权力侵犯得不到说法的人。这些人是《庙会之旅II》里苦难的san个代表，代表我们成为这个“辉煌”时代的祭品。今天的我们，谁也别想站在岸边做观望状，做庆幸状，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到你了。   
　　   
　　   
　　唱片开篇《吹牛》里唱的“天不尿我我尿天”颇能代表我们的不屑，“我想对这个国家负责”也正代表了苦鬼们内心的无奈和压抑。与之对应的片尾是“分明站在了人群的最高处，怎么会听不到孩子们的哭泣？”，这就是变化，以前是掌权的人不哭泣，怎么赢得人民，现在是站在高处听不到孩子们的哭泣。左小祖咒这次将最悲苦的歌唱交给了老人的哭泣，《我的儿子叫钱y会》是《庙会之旅II》里最悲苦的歌曲，作者不怕钱顺南的哭泣抢了他的风头，这样的唱片本身就跟出风头没有关系。最悲苦的是现实本身，不是演绎就能演绎得出来的。为了整体的冲击力度，直接将现实的苦难放进作品，而非执着于突出自己本身的表现，这也是《庙会之旅II》超越《庙会之旅》的地方。   
　　   
　　随着左小祖咒名气的扩大，很可能相当一部分人会是冲着《爱情的枪》或者《最高处》这样的旋律金曲，来听整张《庙会之旅II》的。然后这些人里有很少一部分会去听《苦鬼》，去听《钉子户》去听《我的儿子叫钱y会》甚至去听12年前的《庙会之旅》，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在我看来，这比一部分死硬乐迷怀念的那沙哑的悲苦，要有现实意义得多。   
　　   
　　如果12年前，以能听懂《苦鬼》为荣，现在这并不值得炫耀了。分明大家都是苦鬼了，怎能不让更多的人听到？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 )

09 陈哈: 先锋姿态下的傲骨（新民周刊）

撰稿·陈 震   
  
　　左小祖咒的新书《忧伤的老板》，重新聚拢了一个摇滚师怒放的光彩，令其精致地闪耀在时间的刃上，也再度给文化界带来了新一轮的革新风暴。书名无疑是坦陈了这位摇滚音乐人怪诞而又不平凡的轨迹，无人可复制，也无法被忽视。那些惨绿岁月也未凋零，而是形而上地漂浮在这个妖媚的时代。   
  
　　书的设计以诡异无比的粉色和灰色作为主色调，封面底图绝对艳俗无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不“忧伤”。在左小祖咒眼里，它更是一本励志书，勉励着艺术青年们去创造自己的社会价值；它是一本致富经，真正地引导着大众美学，是左式艺术形态最有说服力的注解。   
  
　　“忧伤的老板”有着富有传奇色彩的多重身份，摇滚师、当代艺术家、诗人、小说家，他创造了不同领域的艺术成就。演唱和创作时，他是横空出世的天才，怒火万丈的游吟诗人，睿智的思想家，披肝沥胆的“执法者”，用狂躁并优雅的嗓音把美好的旋律切割成一只无形的手，探进盛世背后黑暗的深度里，恶狠狠地砸向羁绊人性的丑恶、残酷冷峻的时代、矫情恶俗的艺术。当情爱小调被视为流行元素时，左小祖咒却用剥离了旋律的架构，走向听觉上的极致饱满，用粗犷的嚎叫、邪恶的作怪来抨击现代主义形式上的虚无，用破坏性的姿态让每个毛孔里都流出现实的脓血，奇异的质感从深处震颤了灵魂。写作时，他又是一个文化怪杰，对于文字有洁癖的他，避开了知识分子式的论调来讲述质朴的故事，文字里浓缩了一个“手艺人”的情感、机智与抱负。   
  
　　带着揶揄、诙谐的口吻，左小祖咒讲述着那段始于北京“东村”的奋斗史。在一群聚集的“凶猛动物”身上，左小祖咒意识到这个时代开始赋予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而此时的中国摇滚乐正进入一个极度疯狂的爆发期，这时的他想做一种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文化内涵上都有别于其他乐队的音乐，于是和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像模像样地组起了乐队，想以此来实现非语言所能表达的反叛与抗拒。   
  
　　当代艺术经典之作《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也在这时偶然诞生，让东村变成了一个“神话”。而东村之所以能成，是因为这帮“亡命之徒”斗志昂扬的狠劲。但是一时的狠劲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有大的建树必须要有人格与智慧，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放大。在经历了“昌平收容所”事件后，左小祖咒在这个独特社会的框架下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蜕变，涌出的灵感构筑成一部实验小说《狂犬吠墓》，其内容展现了一个时代青年的焦虑、激愤和狂想。而此后音乐的反叛不再借助于外界力量，而用“个人”表现直观情感，从而换得自由。一张张音乐专辑是递进式的人声革命，左小祖咒在挑战一个极限，挑战不可能性。他调侃这种颠覆的音乐模式为“杂种音乐”，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摇滚乐。在接受香港《明报》记者采访时，他狂妄地说：“中国摇滚乐是从我开始的，更多的人都还在可能性之内做自己的事情，而我是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   
  
　　左氏音乐从“地下”到“地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以才气与能力行走在中国摇滚乐的时间轴上，直言这个摇滚圈的一些变化“让人觉得悲哀，形式却很滑稽”。摇滚精神在分崩离析，最初的纯粹被击碎。很多人都只能成为一个怀揣着音乐梦想的普通人，空有一腔热忱和狂放，少了对真正灵魂作品的持之以恒的态度与多维度的思考。而人生最艰难的也许就是能坚持做当初最爱做的事情了。   
  
　　时代不会轻易放弃一个人，但也不会轻易造就一个人。社会就是一台变形机器，它总是鼓励人们时时刻刻地去改变自己的形态，继而在潮流里见风使舵，谄媚迎合。左小祖咒坚持下来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先锋，一个高举长矛的思想者，他明白在这条道路上，只有两个选择：“干”与“不干”。这个被誉为一代文艺青年“精神教父”的男人，用异端行为诠释了摇滚精神的真谛。在日趋宽容和多元的时代折射下，左小祖咒注定要成为先锋姿态里的一根傲骨。忧伤的老板，也注定要游上彼岸。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2-01/112821564911.shtml](http://www.douban.com/link2?url=http%3A//news.sina.com.cn/c/sd/2010-12-01/112821564911.shtml)

10 陈哈：桃花——对左小祖咒及其诗歌的推荐

2010-11-29 15:50:16 来自: [陈哈](http://www.douban.com/people/weiwu/)

桃花——对左小祖咒及其诗歌的推荐   
文/莫逆   
  
《否则我不会杀他》   
  
从远景近景看他都是主角   
穿戴得像个有钱人   
一直躺在阳光充实的地方   
确切地说他扮演的不是死人   
他们栽赃说我杀了人   
我的情诗压在他的屁股下面   
我想找借口说服我自己   
可翻了几个跟头还是没有忘掉他   
他继续躺在那里装死   
  
说再敲门，我就叫警察！   
  
假如秘密不死于自我败露   
假如矜持容下牧羊人哀伤的歌声   
愤怒怎会胀破我的刀鞘？   
  
诗如其人。左小祖咒经历奇特，面貌古怪，身份混乱。   
  
他说，“我想他们也可以告诉我：左小，我们这行不能像当官的一样，我们这行本身就是玩得开心，我们是乌托邦的事业，是靠人性活着的，是靠苟且偷生发展下来的，靠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作品做出来的。我们也不是学院，也没有组织”。   
  
他是音乐家，这是最常见的身份，他以此出道，并用奇怪的噪音让一些人奇怪了十好几年，其中有人骂了，有人笑了，有人哭了，也有人郁闷了。不过他不把自己当音乐家，他稍微谦虚了一点，给自己起了个怪名——“摇滚师”，并否认自己表达的智慧。   
  
1998年就写出了小说《狂犬吠墓》（2000年1月头版），封面黑灯瞎火，以自己被莫名冤屈的短暂牢狱生活和不安分的想象为蓝本，从此不是知识份子的份子被更多的知识分子邀请到酒桌边。今年又搞出流线体的《忧伤的老板》，封面油头粉面，以回忆录的方式暴露出不少打家劫舍的本领。写两本书，还有没花钱雇托写的书评，所以作家的身份不难理解。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这个我认为毫无疑问，早到已经记不住是哪年的那年，在豪运酒吧唱完现场的一个深夜，我已经这么对他说。这点有争议，因为有些人喜欢用“职业性”来说事，虽然他们穿着工作服，却依然只会干业余的事。是的，他们可以说他写的只是歌词。   
  
但我始终怀疑所谓文艺青年的真实存在（是你吗？还是我？），也不认为他真的会成为哪个“文艺青年”的教父。他的二十年含辛茹苦，到如今的横空出世，靠的不是那一顶顶奇怪的帽子，他凭借且只能凭借的是对黑暗的通灵，以及苦中作乐的毅力、待人处事的认真、诚恳的原则、爱的自然力和歪曲的才华。他这样一个人，和鲍勃•迪伦、吉米•莫里森、柯特•.科本一样，更适合做偶像，而不太可能成为谁的导师。   
  
有一个身份他不是很谦虚——“当代艺术家”。他搞怪的能力没人否认，但一下转身成为艺术家很多人还是没能整明白。其实艺术就那么回事，杜尚和安迪.沃霍尔不也说了么？写诗、画画、做行为和搞小发明、小创造一样，人人都能干，但能不能干好干大就不是你说了算了，那是命说了算。就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背后的影子听到体内的声音，高级娱乐也不是人人都能表演的，看看那些小猪和小驴，表演得多好。   
  
人人都爱当代艺术”打的是反讽和抒情的牌，驴在桃花树下被包围于汪洋大海和它在雪地里面壁都有浅显和直观的意图；从《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期到《大事》期，他越来越向通俗的表象靠拢，朗朗上口，一目了然，让内心的黑暗一缕缕被抽出，和刺眼的光线编成这个世界脑门上的同一根翘辫。这当然是一种技巧。而技巧来自性格、机缘和锻炼，一个人走在哪条道上，在这条道上又将碰到怎样的迎来送往，碰到朋友的当下能搞到什么的酒肉，碰到敌人时手边能捡起什么样的武器，时间一长，生活、创作和审美习惯就这么固定下来了。他不是今天才走到矿井里，很久以前，他就一直呆在监狱。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不时冒泡的煽情与浪漫头上会支起那么多圆滑和强暴的犄角。   
  
而对应这种技巧的才是无法复制的部分：生命的原始蛮力。这是讲天赋的。他不靠憋得面红耳赤，不靠争得面红耳赤，而靠活得面红耳赤，有慈悲，有杀气，有余地，针锋相对而又浑然一体，学，怕是学不来。   
  
他的世俗化，原来是理想化；他的伪装，原来是个裸体。用抒情一点来总结就是：周边的黑暗锻炼了他的视力，思想的劳作强劲了他的筋骨。说得肉麻一点就是：他就这么活过来了，不是他选择了艺术，是艺术选择了他。   
  
还要不要问：什么是艺术？还是先问：为什么要拿鸡蛋去碰石头？为什么要拿一盏蜡烛去和一片黑夜开火？他说：“我觉得像艾这样的人，能参与到要求世界平等与公正的运动中去，把艺术不当回事了，这才叫真正的艺术家”。这是他的表态，态度决定角度，所以他的艺术必然归于现实批判。什么是现实批判的艺术？就是青天白日，五雷轰顶；天花乱坠，醍醐灌顶。就是一个艺术家的政治是政治的表达而非政治的实践，就是把创作的肉身和思想塞进这个世界被强权撕裂的肌肤里，填补流血的缝隙，唤醒更大的人性。   
  
这似乎有点“高尚”了，看上去有点跑题。别装庸俗了，人总不能为了操蛋去搞艺术吧?虽然有人那么干了。最彻底的行为艺术不是以自我为主体，而是以自我为本体。什么是普世的关怀？那是不作为艺术家、摇滚师、诗人、作家而作为一个个体短暂生命的并不完美的良知和爱。有些人忘了，逃避了，放弃了，他没有。   
  
这就是他的诗歌。为什么会觉得苦涩，因为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甜的滋味。   
  
《桃树的故事》   
  
爸爸，我是怎么来的？   
爸爸指着门前的桃树笑着   
说我是桃树长出来的   
我常呆坐在门前   
想啊想啊，想啊想啊   
  
那爸爸，妈妈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更大的桃树长的？   
爸爸说妈妈是一桃花   
我常呆坐在门前   
想啊想啊，想啊想啊   
  
妈妈，爸爸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不是桃树长的？   
或者是桃树底下的土长的？   
我常坐在门前   
想啊想啊，想啊想啊   
  
妈妈说我长大了就会知道   
妈妈说我长大了就会知道   
  
我听见了大人的哭声   
我听见了大人的哭声   
  
妈妈说我长大了就会知道的   
妈妈说我长大了就会知道的   
  
“妈妈，那我们去死吧”   
“死会让人痛！”   
“妈妈，那就不死吧”   
“嗯......嗯......那好吧！”   
  
  
2010.11.28

11 祖咒写给女儿的信

男人可能对女人撒谎，但绝不敢对女儿隐瞒真相。《悦己》使出浑身解数，就是要3个在情海里身经百战的男人，写一封给女儿成年以后读的信，让她不会在别的男人那里吃亏上当。   
  
  
左小祖咒 B型 双鱼座 摇滚师&当代艺术家   
女儿 吴朵曼（小名皮皮） 3岁   
  
  
至全世界我最最爱的宝贝——皮皮：   
老爸不知哪一天你才会真正读到这封信。唯一敢打包票的是，真到了那天，你保准正迫不及待飞身出门，奔向某个打算带你远走高飞的毛头小伙，铁定没工夫睬我这个罗里吧嗦的老男人。就像N年前，你的娘亲奔向我，头也不回。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我想这一定是真的，否则八成今天就没有你。你娘亲爱上我时，我既不帅，手上也没捧着每月挣万八千的金饭碗。可是，人活一辈子，起码要一回关掉大脑，不管不顾地扎进情海里翻腾一次，才算没白来！不信？把老爸那首拿你娘亲名字写的歌翻出来，反复听三遍。   
当然，宝贝你会呛水、抽筋、触礁……甚至人事不省。老爸可以把全部身家交给你，保证你这辈子吃香喝辣；但很遗憾，我没办法帮你盖一座世外桃源，让你在爱情里不劳而获。没关系，爱也是门手艺，也要勤学苦练，而且赶早不赶晚。所以，老爸从你刚会下地走路起，就带你见识各类猥琐的人，目的只有一个——教你在险恶的人世间，练就一双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慧眼。   
今天老爸还要额外附送你3张男人底牌。当有一天，你在情海里迷路找不到北，它们是你的锦囊。   
亲爱的宝贝，首先你要相信：男人比女人更需要爱，因为女人是男人的软肋。   
假如你开始对某男朝思暮想，食不下咽，不必觉得被他挟制住，脸上无光。不是只有女人会为情所困，我们男人也难过情关。只是我们嘴硬，不好意思承认。老爸半辈子遇到无数醉酒的男人，十有八九都是因为爱情。   
因为我们的软弱无处发泄，只能撸胳膊挽袖，大吼大叫，假装雄性荷尔蒙大爆发，掩饰内心深处的假大空。老爸见过太多人五人六牛气冲天的大男人，老婆不在家时却吓得不敢关灯睡觉，就像成年人不拿奶瓶吃不下饭一样叫人搞不懂。这就是男人的软肋，戳破了，男人活不下去。   
然后，宝贝你要明白：天底下男人最爱的女人是女儿，所以不要指望你的男人像老爸那样无条件爱你。   
你可以对老爸提任何过分的要求。因为全天下，我爱你，胜过爱任何人。谁说女儿是妈妈身上掉下的肉？分明也是我的手，我的脚，我身体一部分。所以在我眼里，你没有缺点，只有完美。我兴许忘记自己的袜子放哪，但绝对能找到你的发卡；我可能搞不清你娘亲究竟爱吃德芙还是吉百利牌巧克力，但我绝对记得你爱吃阿尔卑斯牌奶糖。   
千万不要拿老爸这个标准，去要求你的男人，你肯定百分百挫败。你可能会发现，曾经对你爱得死去活来的那个男人，渐渐对你不耐烦，甚至你想往东，他偏往西。不要轻易下判断。他不一定是不爱你，只是更期待一个成人对另一个成人的爱——“互相”陪伴、付出和包容。记住，是相互，并且有条件。   
还有一点，老爸要提醒你：在男人心中，和女人上过床才算正式交往，之前都统称“同学”关系。   
也许你娘亲已赶在我前面，向你耳提面命传授男女关系里最要紧的部分。我也相信，等你长成大姑娘时，老封建那套害死人的两性传说，早就被枪毙了一百遍。可惜你娘亲那一代女人从小还是被毒害过——也不知是从哪个被骗无知少女那传下来的说法，“只要上了床，女人在男人心里的地位就瞬间暴跌”。老爸不否认有这种衰男的存在。但正如这世上也有骗了男人的钱后立马人间蒸发的女人存在，坏人总是有，越早认清他的真面目越好。   
而大部分身心健全的现代男人，比如老爸我，上床恰恰是爱的试金石。别当我们为好色找借口，就因为男人的快感来得太容易，我们反而比你们更在意跟谁。当然，我们也不喜欢上来就真刀真枪，我们也需要眉来眼去、甜言蜜语做铺垫。情到浓时水到渠成的境界，谁忍心抗拒？   
亲爱的宝贝，这三张男人的底牌，可能要等你在爱情里摔过几回跟头才能看懂。偷偷记在心里就好，千万别当着男人面揭开。至于为什么？看过第一张，聪明的呢一定早已明白。   
还想给你继续买各种奶糖的 老爸

12 陈哈：陈升VS左小祖咒:两个说真话的怪叔叔

编辑|郑潇潇 采写|本刊记者 康沛 李志明 摄影|郭延冰　   
  
　   
  
  
　　就算陈升和左小祖咒不是名人，他俩在饭局上也一定是最能成为聚焦点的两朵交际老鲜花——说话跑火车，段子一个接一个，越喝酒就越High，以及，各有动人之处。陈升偶尔谈及人生中本质部分的几句喟叹之辞，和左小祖咒周旋于杯盏交错间的老练，这些画面都嗖嗖地闪着专属老男人们的魅力之光。   
　　   
　　为陈升的青岛演唱会做完嘉宾的第二天，左小祖咒与陈升又坐到同一张饭桌上，在这场有FAMOUS记者“监听”并参与的饭局上，这俩人发现了彼此在好酒好色之外的不少共同点。聊完喝完，一行人穿越青岛的湛山二路，从一个秘密通道来到了一个无人海滩。两个混不吝的老男人拍高兴了，陈升大做可爱鬼脸，左小祖咒则一脱了之，露出健美身躯，随着波浪巨声呼喊：“我要上封面！”   
　　   
　　左小祖咒   
　　   
　　具有多重身份的艺术家，包括诗人、小说作者、音乐人、当代艺术家等，以荒腔走板的唱腔、凌厉歌词及狂躁曲风赢得文艺青年们的心。发行过《走失的主人》、《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美国》、《大事》等多张专辑，其他代表作品包括《我也爱当代艺术》（艺术作品）、《狂犬吠墓》（长篇小说）等。   
　　   
　　陈升   
　　   
　　台湾资深创作歌手，歌词及唱腔颇具个人特色，并以浓厚的人文气息俘获几代听众的心，其代表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北京一夜》等是华语音乐圈有口皆碑的佳作。曾发行过《私奔》、《恨情歌》等二十多张个人专辑，也在幕后为齐秦、黄莺莺、刘若英、任贤齐等歌手担任过音乐制作。此外，还导演、出演过多支MV乃至电影。   
　　   
　　“他是一个极为自然的艺术家，站在台上的他和生活中的他一模一样。我就有点装，一上台就要拿腔调。我要上台前把鞋子穿好，他是要把鞋子脱掉。我们俩有相同的经历，都当过兵，都热爱海边的城市。”   
　　   
　　——左小祖咒   
　　   
　　“他的双鱼座和我的天蝎座是对味的，我看他，好像一下子就看透了，知道他不会害我。然后他写的那么猛，比我还敢，我真佩服他了。他文字上又比我还真。我的文字还是会有点假假的，落笔之前会有点考虑。”   
　　   
　　——陈升   
　　   
　　我推荐   
　　   
　　左小祖咒：再来的话，我要带你到山里玩，找一些朋友烧烤。其实不需要我给他推荐，你是一个旅行家，《丽江的春天》都写了。   
　　   
　　陈升：你再去台湾，我会带你去绿岛。一个小岛，以前关政治犯的，现在夜不闭户。环岛25公里，我们可以弄个脚踏车在那边骑。我还在绿岛弄过两次演唱会，弄完就烤肉吃，还有好多正妹一起来。   
　　   
　　我想问   
　　   
　　左小祖咒：我确实没有想问升哥的，想问的早当面问完了。我就是喜欢和他在一起，两个人的性格合得来，就算我们不是歌手，也会成为朋友。我也是很凶狠的人，可他莫名其妙对我信任，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   
　　   
　　陈升：我一直奇怪他怎么傍上他老婆的。你老婆太漂亮了，漂亮得有点太过了，你是怎么弄到的？   
　　   
　　左小祖咒：我的命就是太好了，找了个好看的老婆，比我年轻。升哥你说我的运气怎么这么好。   
  
　　   
  
  
  
陈升   
  
  
　　【相识】   
　　   
　　女友很怪，喜欢陈升又喜欢左小祖咒   
　　   
　　陈升：有次，大陆有朋友给我一张他的《左小祖咒在地安门》CD，我们几个朋友开车去宜兰玩的时候，我就放给那些女生听，女生都笑哈哈的，把它当捣蛋歌听—台湾经常会买到很奇怪的搞笑唱片，可是封面又很正经。大家一看封面，哎哟，掀裙子（注：该专辑海外版封面），这个印象就很深刻了，以为是正经摇滚唱片。   
　　   
　　开始我也漫不经心地当搞笑唱片听，可后来翻翻歌词，一看这可不是乱说的，不是开玩笑。有什么舅舅克林顿和谁有一腿，还有叶利钦怎么样，我心想，这不都是我想说的事情，怎么被他说光光了呢？我就问大陆的朋友，还有没有这个人的CD，还想让他来当我演唱会的嘉宾。可我朋友都说，这个叫左小祖咒的人有大头症（自我膨胀），但他后来还是来给我的跨年演唱会当嘉宾了。   
　　   
　　左小祖咒：我很早的时候就听过升哥的歌，不过也就听过《把悲伤留给自己》和《北京一夜》，还以为他是流行歌手呢。我有一任女朋友是他的粉丝，也是我的粉丝，他妈的。《五十米深蓝》那张唱片我听过，她当时听的时候我也一起听，这个女朋友很怪，当时我还纳闷她怎么又喜欢我，又喜欢陈升呢。   
　　   
　　陈升：把祖咒弄过来当嘉宾的时候我很担心，我到处打听，他真的得大头症吗？是不是当了歌星就很拽？会不会很难相处啊。请他到台北来，不来怎么办？   
　　   
　　左小祖咒：我最拽的时候是成名前，更拽。   
　　   
　　陈升：我曾经说过我写的东西是外面的世界，流浪狗，流浪汉，在地上爬的人；罗大佑写的是在屋子里吹冷气的人，那些达官贵人的心酸和无奈。现在一看祖咒的歌，比我还惨的，都是连乞丐都没的当的人的心声。他们都是农村的，连车钱都没有，还能来首都行乞吗？   
　　   
　　左小祖咒：我在台北做过民意调查，问过一些年轻人，都知道陈升，而且大家都觉得陈升出门打车都不要钱的，于是我知道他是台湾非常平民代表的歌手。   
　　   
　　陈升：因为我也是来自乡下的，我们家是种田的，但在台湾种田没有那么惨。我是种田的，但是来都市打拼了，所以我写的笔法比较偏向普罗大众。我比较怕去北京，好多人都喜欢说“什么都包在我身上”，但这是真的假的，我听不懂。我特别喜欢靠海的城市，就像这里，青岛，氛围、态度都很好。我昨天在游泳池游泳，换衣服的时候一个老先生走过来莫名其妙问我说：“你游了多少趟？”我听了一愣，我游多少趟与你何干？我心里想你们清早怎么那么悠闲啊，还一直注意人家游几趟。   
　　   
　　左小祖咒：台湾不会有这样的事吗？   
　　   
　　陈升：台湾只有阿婆会说，你游得好好啊，教我好不好？可是她不会单纯地数你游了几趟。   
　　   
　　左小祖咒：那你教她？   
　　   
　　陈升：干吗要教阿婆？姿势要拉开的，老汉推车。美眉还可以！可是美眉都不喜欢游泳，奇怪了。青岛这边悠闲又很简单，没什么心计，连吵架就是简单的吵架。   
　　   
　　左小祖咒：我在青岛前前后后呆了三年，常住大概有一年半时间，没有见过人吵架。在北京经常听到骂街，公共汽车上菜市场那些地方都听到过骂街，但青岛没有。我觉得经济基础很重要，没事到海里挖点蛤拉就吃起来了，饿不死的。我是苏北人，他们问我苏北有什么好地儿，我说我的家乡什么东西都没有，破地方。最近他们弄了个名人榜，想把我拉进去，我不去。我家那个地方也是太穷，经济基础是很重要的。   
  
  
  
左小祖咒   
  
  
　　【往来】   
　　   
　　音乐互作推广，胜过推油   
　　   
　　陈升：有人说我新专辑像祖咒？（神情认真地）因为我江郎才尽，不知道怎么办，就只好学他写。写之前，也没打电话给他说我抄了你（注：陈升在新歌里引用了左小祖咒的歌词），就出版了，我的助理又很快手，三下两下就出掉了。我还跟我助理说，要打电话跟祖咒说说，起码让人家允许一下吧，她就拿去出掉了，我自己都还没仔细看看。祖咒，你会原谅我吗？   
　　   
　　左小祖咒：我很荣幸，你帮我做推广啊，比推油还好呢。   
　　   
　　陈升：我的《北京一夜》还抄信乐团呢！（笑）我还要把你的《钱歌》写一个闽南语的版本，已经做好了。这个简单，全部翻译成台语，照翻就好了。   
　　   
　　左小祖咒：知道知道，全是炒作。台湾人最能听得懂的我的歌就是《钱歌》，别的他们都听不懂，觉得要么是搞笑、要么是吓小孩的歌。我去当升哥的嘉宾，第一场的时候唱《阿丝玛》，结果别人说把小孩吓坏了，第二天我就不唱了。   
　　   
　　陈升：你是有了钱之后才写的《钱歌》吧。   
　　   
　　左小祖咒：不，《钱歌》是个励志歌啊，写了它我就变得有钱。我印证了好多事情，唱了《钱歌》你就变有钱，这个事特别邪乎。我以前写了好多苦歌，生活就过得也很苦。中国人是不是很怪？   
　　   
　　《钱歌》有个作用，如果有人跟你借钱的话，你就放《钱歌》给他听，他就不好意思跟你借钱了。你要是还钱的话，你也把这歌放给他听。是这么一个概念：钱你是必须花掉的，钱不流通的话就没有价值了，抠门的人都是干不了大事的。我这歌除了励志，还在讲经济学嘛。   
　　   
　　陈升：这首歌可以给借债公司和讨债公司当主题曲。不错。   
　　   
　　左小祖咒：我和升哥是一个属相的，刚好差了一轮。是不是一个属相的就会比较合？我们俩都当过三年兵。我的歌都是段子，台湾好像没有别的人能听懂我的歌，他们都喜欢直接写酸甜苦辣的。我以为台湾能听懂我的歌的人都是大陆过去的，但升哥不是，他居然还是能听懂。   
　　   
　　大家听我的歌不把我当年轻人，我十年前唱歌的声音就很老了，一出道就是这样。咱们是两个怪叔叔歌手。   
　　   
　　陈升：就歌而已嘛。其实和年轻还是离得不远嘛，怎么就把我们推走了？我怕孤独，我怕独处。其实生命中大部分的答案都是在这些鬼身上（指着自己的新宝岛康乐队）。我一个朋友要退休了，他妈的，他能退休了。我不能退休就是因为这些鬼一直想玩，我就陪他们玩。做国际巨星我实在不是很有兴趣。我只想带着我老婆到处游山玩水，不用花很多钱，到处都是朋友。   
　　   
　　【更名】   
　　   
　　曾是“陈志升”与“吴红巾”   
　　   
　　陈升：我当年改名是因为去考唱片公司，考很多次没有考上，很丢脸，我就把中间的“志”字拿掉，因为怕被认出来，可是考官还是认出了我就是住在北投的陈志升。我上班的地方要求大专毕业，我根本没有念大专，上班一年半以后，公司还跟我要毕业证书，我只好偷偷跟工作人员说我没有拿到毕业证书。现在老板还以为我是大专学历。   
　　   
　　左小祖咒：我是1993年到北京的时候改的这个名字。   
　　   
　　陈升：也是考唱片公司考不上？   
　　   
　　左小祖咒：不是，当时是有好多债主追我。以前那个名字我觉得还可以，但我觉得那个名字   
　　   
　　陈升：有点土。   
　　   
　　左小祖咒：不是。不仅仅是土，有点讨厌这个名字，跟“一块红布”一样。我叫吴红巾嘛，红领巾？   
　　   
　　陈升：搞摇滚的应该改名叫吴黑巾，比较酷。   
　　   
　　左小祖咒：我跟升哥好多经历都有点像，我们都当过兵，也改过名。   
　　   
　　陈升：我们前半生都是骗来的。   
　　   
　　左小祖咒：对的。   
　　   
　　陈升：当兵的时候更扯。士官长都是山东人，跑到连部里大嚷：“有没有人会咬七的”？他说是“乐器”，我们当时以为是“油漆”，心想谁不会啊，都不想上课，每个人都想去刷油漆。大家排一排，士官长问“你会什么咬七？”我有点慌了，怎么油漆工还这么严格呢？明白之后，我就跟他说我会弹吉他。军乐队没有吉他。我就说我会吹喇叭。   
　　   
　　莫名其妙就把我抓去了，训练了六个月，我就在军乐队当那个喇叭兵，吹了三年。   
　　   
　　左小祖咒：那还挺轻松的嘛。   
　　   
　　陈升：不懂音乐的还是很累，还好我们懂一点音乐。   
　　   
　　左小祖咒：我听升哥说完了，心里有点想笑，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陈升：你也是军乐队的吗？   
　　   
　　左小祖咒：我是卫生队专管割包皮的！当时在部队，我也改过学历，城里面当兵需要高中毕业，农村里面初中毕业就可以，我就偷了一个高中毕业证书，填好了才可以过去。   
　　   
　　陈升：割谁的包皮？   
　　   
　　左小祖咒：割别人的。我哪有那么多包皮让他们割？出来的时候好多当兵的问我，祖咒你是不是在部队里当文艺兵？我说不是，我套路不太一样。当兵三年，我割了大概七百个左右。   
　　   
　　陈升：就是高领衫剪成V字领，很简单嘛。   
　　   
　　左小祖咒：我跟你说，我是部队医院训练出来的，水平很高的，很快的，就像割双眼皮一样。现在不用手切了，现在是激光嘛，原来都是手来的。找我割还得开后门。当时割好的人都这么走路（起身学企鹅）。   
　　   
　　陈升：这种事情确实会传染，我们军乐队有次也是，莫名其妙真的跑了一大半人都去割了，出差的时候都这样走路。然后早上天快亮的时候，大家都一起在那边喊，痛苦得很。   
　　   
　　左小祖咒：后来我火了，靠我的方式火了，有免费的香烟抽了。他们都知道这个有好处，都跟我开后门，排队，送香烟之类的，我那时候就有权力了。   
　　   
　　【观点】   
　　   
　　小姑娘们喜欢我们不绕弯子   
　　   
　　左小祖咒：升哥的学历比我好，台湾的教育做的比大陆好。   
　　   
　　陈升：我是高职毕业。台湾的高考也没有你们可怕，你们那种一次一千万人考，大学也就那么几个，比较可怕。我们升学率已经百分之一百多了，学校不是学校了，叫学店。   
　　   
　　左小祖咒：不考也可以上。我们考个大学不容易的。前段时间出了一件事，课堂上老师一回头，发现一个孩子在讲话，然后就把这孩子弄到旁边站着去了，三天之后这个孩子从窗口跳下去，死了。   
　　   
　　陈升：中学生吗？   
　　   
　　左小祖咒：高中考大学，高三的。那个学生觉得自己没有讲话，是另外两个同学讲话，但站在那里也不是个辙，他说那我就承认吧，老师没理他，他后来就跑到窗边跳下去了。   
　　   
　　陈升：自尊心太强了吧。   
　　   
　　左小祖咒：我还是倾向学生的。   
　　   
　　陈升：还好早就跳了，不然以后到富士康去上班还是会跳啊。   
　　   
　　左小祖咒：这个学生家里特别穷，他本人可能已经觉得压力太大，然后老师一弄，就找到一个点了，就是这样一个事。学校高考的压力也特别大，大陆的升学率很变态的，比如一个学校里面，要求两百个上重点大学，上清华北大的有三五个，这是一个指标。然后校长又给老师施加压力，考上大学他有奖金等等，再压到学生里面，整个就是变态的环节了。   
　　   
　　所以我在博客上发言，说这个事不是唯一的。我们首先承认，从窗子跳下去，这个孩子肯定是脆弱的，但是社会的问题和家庭的问题是最大的。有钱的可以出钱上大学，那个孩子的家庭背景报纸登出来了，他妈妈腿不好，在县城里面租了一个房子，骑三轮车供他上学。一切都需要钱。   
　　   
　　陈升：我最近印象深的社会新闻就是，郭台铭吓坏了。我觉得他太高调了，他做什么事都太高调。即便是现在，他也不应该自己出来解释，随便派一个总经理去讲讲就好了嘛。不是说要去糊弄，他是董事长，还要去解释这个事情，然后解释得又不是很心甘情愿的感觉，那干脆不要解释算了。   
　　   
　　左小祖咒：富士康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对于富士康员工的基数来说，这个自杀率是正常的，可能那段时间危险数稍微高了一点。社会里也有自杀率，比如说中国一年要死掉大概十万人，体育馆那么多。我不是开玩笑。我也认为一个生意人没必要像郭台铭那样高调，娶个媳妇那么张罗事，你不是个演员，也不是艺术家，哪里有必要搞成那样？   
　　   
　　陈升：我都看不下去。   
　　   
　　左小祖咒：一个挣钱的人是要低调的，这种张罗事的，要是我在台湾，早就把他抢了。   
　　   
　　陈升：同样的行为就像那个周杰伦，他开演唱会找了那个蔡依林（担任嘉宾），出这种险招就是把我们当笨蛋，反正我们都八卦。你觉得自己太聪明，就表示你的对手很笨。我看这个新闻之后觉得自己很笨，突然有一点火大。怎么下这种棋呢，不就是个演唱会嘛，一定要这样搞吗？你都已经那么有名了！我们都不喜欢看锦上添花，就像你说的，郭台铭结婚就结婚嘛，干吗弄那么高调呢？   
　　   
　　左小祖咒：升哥和我最大的共同点，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是能说真话的怪叔叔。   
　　   
　　陈升：对，真的没有去想那些有的没的，说话还要拐弯。   
　　   
　　左小祖咒：你看他写的歌词，都是随便写，不是用一堆形容词。   
　　   
　　陈升：对，都是白话。   
　　   
　　左小祖咒：反正在这个世界上说假话的人比说真话的人要多。说假话的人火了很多年，说真话的人毕竟很少，小姑娘们喜欢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真实一些，想到什么就说，没有太绕弯子的事。他们说你什么就什么，没关系，没必要维护这些事。   
　　   
　　我们都是社会性的歌手，我一整张唱片就是一份报纸，歌全是新闻，每年都是新闻，惊悚、谋杀，还有预测、逼迫，然后用一种爱情和金钱的方式裹着这些东西推出来。写的人很理智的，不是像那些文艺歌手写得很情感化，我们那种情感非常理智。   
　　   
　　左小祖咒：我的歌能流传，其实还是因为网络。我以前的歌词都是打方格的，谐音出版的，“生殖器官”改成“生活习惯”，好多歌词都被改成这样，后来我说这一辈子不能做人做成这样。所以从2005年开始，我选择自己做。可是就是这五年吧，大家才认识了我。   
　　   
　　陈升：我听你的歌，“掌权的人不哭泣，怎么赢得人民”，我听这是什么歌词啊，以为是“张悬不哭泣，怎么赢得人民”，还在想张悬已经这么红了吗？停下车看那个歌词才知道，我们这边都不好意思写   
　　   
　　【子女】   
　　   
　　要么别打架，要打就必须赢   
　　   
　　左小祖咒：前一阵网上在传我给我女儿写的信，都问是不是我自己写的。那是我说的，那本杂志问我怎么教育女儿，我就讲了点话，然后他们把语气给润色了一下。   
　　   
　　陈升：有时候我儿子有点太过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就写email给他。总得来说是无为而治，让他自己发展。我一直都跟他说可以交女朋友，搞乐团。他书念得厉害，比我们还厉害，我怎么好意思说人家呢？   
　　   
　　左小祖咒：我也是一点忌讳没有。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京城最出色的交际花，起个名字叫吴朵曼，很俗吧。希望她把我的钱造光，因为我有钱嘛，她随便花，不想学习就不学习。她不想上学就不上学。你儿子小时候好带吗？   
　　   
　　陈升：我自己觉得还蛮OK的，可是我老婆觉得蛮累的。   
　　   
　　左小祖咒：我认为对孩子的教育，最重要就是礼貌。有些规矩就好。   
　　   
　　陈升：对，不要太过。行为失常你没有扳回来的话，就乱了。   
　　   
　　我儿子上国中的时候会去和别人干架，我当时觉得，我儿子怎么那么暴力？后来才知道那个家伙已经骂他一两年了，他就忍不住出手了。我其实关心他有没有打赢，没有人会希望儿子打输吧？我就跟他讲，最好不打，如果打的话一定要打赢。   
　　   
　　我对他还有一个要求，在我面前不要抽烟。我也跟他讲过，你这一辈子在我面前永远拿不到烟牌。没有父亲愿意看到小孩残害自己的身体。但他还是忍不住，有个礼拜天，我们一家人在家吃中餐，他急急忙忙吃到一半就冲上楼了，我从对面窗户反射看到他在卧室里抽烟，胳膊伸在外面很远，怕烟味传进房间（模仿儿子搞笑的样子）。我就叫我老婆，说，你来看看，这个光景好棒啊，我们俩就这样欣赏儿子偷着抽烟。他抽完下楼，我就说，小伙子你过来一下，窗户要记得关起来哟！我儿子当时汗毛直竖   
　　   
　　左小祖咒：你儿子多大了？   
　　   
　　陈升：23，现在在当兵，陆战队。大学学的是历史，政大历史系。   
　　   
　　左小祖咒：相当于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吧。张晓舟（乐评人）就是那个学校出来的。   
　　   
　　陈升：对对。早先政治大学就是蒋介石政工干校，做卧底的，那个学校的前身是这样。   
　　   
　　GoogleEarth   
　　   
　　左小祖咒：升哥都不知道微博和twitter是什么。   
　　   
　　陈升：我连听都听不太懂。   
　　   
　　左小祖咒：升哥认为他不是靠网络发家的，不需要在网络上搞那些。   
　　   
　　陈升：网络对我只有一个用处，就是看那个GoogleEarth。如果没有空闲出去玩的话，我就会看那个，找找路。我最近一直在找去朝鲜的路，从鸭绿江对面看过去这样子。   
　　   
　　养生秘笈   
　　   
　　左小祖咒：我吃早餐已经有五年了。   
　　   
　　陈升：老人的行为。   
　　   
　　左小祖咒：七八点就醒了，老人的行为。可是，我两三点睡，一天只睡四个小时，这个可不是老人的行为，老人睡的时间长着呢。要把事干好的人，有三大条件：第一胃要好，胃好喝酒，出去吃饭喝酒，年轻人胃不好容易拉肚子；第二脚要好，跑得特别快，警察追你要跑得比别人快；第三就像我这种，睡得少。   
　　   
　　陈升：我如果说戒酒，我的朋友会嘲笑我。闽南语里有首歌直接就唱了，“酒是我的生命”。你看我爷爷，99岁的人，现在过生日还可以喝一瓶红酒，偷摸女佣人的屁股，这个叫做生殖欲。   
　　   
　　对我们来说，态度不要太超过，活着就是乐趣，喝酒也不是什么吸毒丢脸的事，干吗要改。   
　　   
　　左小祖咒：升哥你是祖传身体好。   
　　   
　　陈升：保持健康最好的办法就要慎选父母，会投胎，别的没了。另外临演出之前一定要去游泳，气才会顺。   
　　   
　　左小祖咒：你抽烟吗？   
　　   
　　陈升：没抽。也抽过，后来就不抽了，也没戒，莫名其妙就没再抽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也奇怪。我想问自己，是不是有一天莫名其妙就不喝酒了？   
　　   
　　正确对待男女关系   
　　   
　　左小祖咒：我没有解酒的秘笈，喝完第二天就没事了。   
　　   
　　陈升：你解酒的秘笈就是装倒，你去台北第一天不就是被抬回去的？   
　　   
　　左小祖咒：我告诉你，别喝混酒（几种酒混在一起喝）。我一喝混酒立马就倒掉。那天喝了无数的啤酒，然后又喝威士忌，而且也吃得太好了。   
　　   
　　陈升：要一边喝酒，一边看正妹。要到垦丁去。垦丁每年有一个“春天的呐喊”音乐节，我的妈啊，满街都是比基尼。我老婆怎么看待我这个？这题你让我怎么回答？   
　　   
　　左小祖咒：我帮你回答，升哥跟升嫂是肉体关系。我要是遇见有热情女歌迷过来要怎么怎么样，不会跟我老婆解释的，她要是这点都扛不住，我们早就离婚了。她还是最起码懂一点幽默嘛，当谁的老婆不累啊。爱是等待的，宽容，容忍的。

13 陈哈《大事》1—狗屁大的大事儿

2009-11-25 01:08:33 来自: [陈哈](http://www.douban.com/people/weiwu/)

相对《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大事》是二逼的。   
　　   
　　 《大事》主要表达了左小祖咒对很多大事儿的理解，从内容上而言应该是《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的延伸。这次左小祖咒选择做减法，跟《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深情到要扶墙的演唱比起来，《大事》的演唱是轻松的、同时感人又深情。以这个人现在对演唱的控制能力，他用不着收起了呐喊，褪去严肃，藏起悲情，唱着所谓或者是狗屁大的大事儿，但却是一脸关我屁事的表情在演唱。关于他的演唱，这样那样的说法太多，事实上这个人像一个真正的厨师那样，非常熟练地掌握了基本要领如何撒适量的盐，然而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儿。就词作来看，《大事》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祖咒以前招牌式的晦涩创作手法，变得有些浅显明了。至于旋律，它也似乎得好听得像一张流行精选唱片。在制作指标上，它是欧美标准，相当高的标准。单看歌单，《大事》好像是一张情歌加扯蛋歌曲的合集。事实上，这确实是一张情歌扯蛋专辑——如果没有那首长达15分钟的《北京画报》的话。要是只准用一个形容词，我选动听。前面说的二逼是创作者目前的状态，动听则是作品的硬指标。当然作品本身永远要大过作者。   
　　   
　　 就《大事》情歌数量来看，仿佛左小祖咒要一路小跑朝周杰伦的阵营小跑而去。当然，你可以不屑地一笑，别扯了，就左小那怪腔怪调的；然而你也可以会心一笑，别扯了，就周杰伦那口齿不清的。都别扯了，来看艾未未对他的评价：这个人是一条沙皮狗，一旦咬住，就不松口。左小祖咒的撒泼和坚持，可见一斑。不管是谁，到头来都不过是一捧灰而已，这一点左小祖咒看得很明白。一个有终极理想的人，他内心一定不会向这个世界屈服，为了这个理想，他会采取任何可能的方式，就连续发片的方式可以看出一丝蛛丝马迹。

14 陈哈《大事》2——忧伤的小老板

2009-11-25 22:00:54 来自: [陈哈](http://www.douban.com/people/weiwu/)

无疑，左小祖咒开始选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这个人既然懂得撒盐，也一定懂得用火，他烧了一锅水，小火热着，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你不知不觉的、舒服的——死在他锅里。正如他自己说的：我们就不能慢慢来吗。动听又能说明什么呢，至少，相信你一定不会反对动听。   
  
《好姑娘》样式非常新的流行歌曲，无法找到类同的、也是左氏新气息就扑面而来了。这是祖咒的一个特殊本事儿，他总能够在一段看似平常的文字里，巧妙地点出他的真正意图来，这些在他的情歌创作里尤显突出。如果说，远在《走失的主人》时期，你觉得这只是一种小聪明的话，这种小聪明能一直闪现，也是很不容易的。当然，这个人如果只有小聪明，不可能走这么远，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尊敬，他从来都不确大智慧。在《动人的部分》里他唱道：我们眺望远处蹦来蹦去，在没有终点的路上旅行。他曾经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还说，多五百元也不会富，少五百元也不会穷。他曾试图将那些人生中不能承受之重，举起来，轻轻放下，但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沉重的画卷。如今，他甩开沉重，开始蹦来蹦去，学会举重若轻。   
  
《钱歌》会成为一首讨债金曲，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从各项指标综合来看，这是一首标准的流行歌曲，节奏欢快，旋律琅琅上口。“不借钱给朋友就会失去朋友失去钱，借钱给朋友又会失去钱失去朋友”以娴熟的流氓腔调，伴着欢快的旋律，跳跃的节奏，道出了生活中最头痛最不好摆到台面上来说的事情之一：借钱的本质。你不能不说他够二逼，他的目的就是要搞乱，所以他乱搞。《忧伤的老板》以金融危机开头：“由于欧洲的天气转暖候鸟已推迟南飞”，还给老板们支招：“你一定明白人生的运气多么重要，但要努力才可能不用拜佛。”其实《忧伤的老板》也可以当情歌来听，因为他又写出了“对于这个世界你是一个麻烦，对于我你就是整个世界”这样的催情金句，杀伤力十足。而对于祖咒来说，深情并非故意，催情好像是他顺便做的事儿。

15 多么遗憾，我不能悲伤 文/李皖

日期：2009-10-20   
作者：李皖   
来源：文汇报   
  
2005年，这位名为“左小祖咒”的歌手发表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那杆枪被你扔了/我也没有说我用不上那玩意儿/我需要它去杀某个人在昨天/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当我推开那扇门/想看看永恒荣光的壮景儿/那没有他们说的实用阶梯然而我/又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那把吉他你拿回来了/我也没有说我用不上那玩意儿/我需要它来歌唱在今天/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在我走出那扇门/撕下某本书的二百五十二页/它用黑色镶金这般地写着：/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第一段歌词，让我想到鲍勃·迪伦的名作，《敲天堂的门》。那首歌的第二段说：“妈妈把我的枪埋在地底/我再也不能使用它/寒冷的乌云落下来/这感觉像我在敲天堂的门”。完全有可能，那段词就是现在这首歌的动机。   
  
这两段词都表现了一种大遗憾，一种几乎无法表达的哀伤。迪伦的词写得很正，而左小祖咒很歪，很痞，像一个关于仇杀的黑色故事。它极富于力量的地方在于，两个情节之间的距离拉得很开，充满了意外。“我需要它去杀某个人”，突然地转到，那么悲伤又深情地——“在昨天/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两个几乎不可能有关联的事实，因此而关联，因此而构成了某种因果关系，尖锐而纠结，杀人的暴力和心在流血的柔情，紧紧地抱在一起，撕缠不开。   
  
普通大众的审美，会认为左小祖咒跑调。即使是喜欢他的人，也以为他喜欢的是一个特立独行者的跑调。这真是误解。所谓跑调是指，演唱者想唱的音，与他意图发出的音，总有一个本人所不能控制的音差。左小祖咒不是这样，他发出的音，其实就是他想发出的，不高不低，准确无比。   
  
左小祖咒的艺术，依然属于民谣范畴。比较独特的是，他创造了一种方言，用这种方言创造出唯他独有的说唱艺术。这种方言不是家乡赋予他的南京地方话，也不是北漂一族所孕育的外省京腔。左小祖咒创造了他一个人的方言，当他开始演唱，这种只有他才有的腔调便在旋律里活灵活现地活起来。也因这种方言，他有他一个人的音高，音准与十二平均律中的音高略有差异，而具有仿佛中国地方戏的微妙偏离。这种偏离保证他个人的真实性，也完整保护了土地和生活的感觉。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正是这种艺术的一个完美例证。它同时拥有曲调优美的印象——来源于旋律的优美框架走向，和听觉上的极度难听以及个人形象的极度鲜明——这一点正是一个特异事物之所以成就自己的互为因果、不可分离的两面。所有那些让人觉得不着调的地方，正是左小祖咒的高明之处，也是或可洞悉他艺术奥秘的幽暗秘道。他的旋律、口音、咬字、停顿都具有无法化解的个性，由此导致的审美结果，无法由其他人、用别的方式达成。他就用这么一种方式，把难听的歌唱得无与伦比的好听，唱得像一罐五味杂陈的老酱坛子，充满了一个艺术盲流、一个活跃在文化边境的游击战士难以解释的复杂心情。   
  
永恒荣光的壮景儿，“没有他们说的实用阶梯”，这是对现实的暗示，是对处处都是实用世界的否定。吉他拿回来了，“我也没有说我用不上那玩意儿”。注意这弯弯绕的表达方式。他不说“我需要”，而说“我也没有说我用不上”。而那可能是很重要的东西，提起它来却是一副无所谓甚至有意贬低的口吻，“那玩意儿”。如此的口气，加上那样的说话口音，一个混事儿的、老没正经的、土流氓式的家伙，跃然纸端。但这厮居然深情起来。最后，木吉他弹成了心情激荡的琵琶大轮指，手风琴、贝司和电钢琴合成为流行音乐式的华丽场景，高原男声、电吉他、弦乐、鼓和众女子伴唱汇合成无比辉煌的大合唱——“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优美的旋律交织成梦想中希望永恒在耳边环绕的致命安魂曲，终于让人明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原来是一桩幸运无比之事，而此时的遗憾是，我竟不能，享受这平静的悲伤，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坐在你身旁，是一件很具体、不足道的小事，但“悲伤地”仨字，但“我不能”所表达的哀痛表情，让这小事变得无法解释的沉重起来。由是，这首歌的诗歌与歌唱美学，承担起了近五年来最有分量的歌曲之重。它的模糊而又强烈的表达，可以做出许多种解释，每一种都很浓烈，却无一可以落定，可以将这首歌的意韵完全清空。比如，它可以视为一首悲剧结局的爱情歌曲，可以解释为注定以遗憾收场的人生颂歌，还可以当作批判实利社会现实的摇滚歌曲，说它讲了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悲情故事，也没什么不可以。这说明，左小祖咒不光有奇妙的抒情本领，还确实有现代诗歌的智慧。   
  
在同名专辑的内页中，左小祖咒写到：我30年来的经验和直觉酿出了一坛佳酿。有记者采访他，他讲道：“我一直想做一张好听、保持摇滚乐传统、意味深长、制作精良的专辑。现在我做成了。”   
  
有人将左小祖咒的方式称为“讽刺抒情”，他自己说，“（我）不仅讽刺，也自嘲，对爱情、婚姻、战争的嘲讽。我相信大家在听完之后，能够得到很多。在演唱时，我也改变了一些方法，尽量平缓但不煽情。现在的音乐，感情过于泛滥，歌还没唱眼泪就下来了。我们就不能慢慢来吗？”   
  
好一个慢慢来。一团慢火，温火，烈火，慢慢炙烤，炙烤出人生的灼热。

16 左小祖咒称现场未够国际化 透露想与张悬合作

2009-08-22 13:56:11 来自: [陈哈](http://www.douban.com/people/weiwu/)

新浪娱乐讯 8月8日晚，张北草原音乐节第二天的表演火热进行，左小祖咒在月光中登台掀起了第一个高潮。并非第一次在草原演出的左小祖咒严肃地指出：并非“场面大人数多”就能称得上是国际水准，他表示中国的音乐节要想向国际水准看齐还要学习很多。此外他还向新浪音乐独家透露自己想与张悬合作，打算请她在自己的新专辑中独唱一首歌。   
  
左小祖咒不是第一次参加在草原上举办的音乐节，谈到这次来演出的感受，祖咒说：“我不是第一次在草原上表演，之前我还参加过贺兰山音乐节。这次场面确实很大，但是可能因为主办方有很多工作人员比较年轻，在很多方面都欠缺经验。并不是说歌迷人数多、场面大就能称得上是国际水准，我觉得这个草原音乐节要想成为具备国际水准的音乐节，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学习和改进。”   
  
今天现场歌迷人数达到了国内最高纪录的4万人，祖咒面对这样的人潮却不为所动：“我根本没往台下看，因为我怕光看人而唱歌的时候却忘词，所以也没注意到底有多少人。”今天祖咒在现场演唱的那首他与陈珊妮对唱的《当我离开你的时候》则引发了现场粉丝的强烈共鸣，左小祖咒当时的心情也很激动，“我想把这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拿来与懂得欣赏的人一起分享”。   
  
今晚压轴的台湾歌手张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这次来草原音乐节最想看的就是左小祖咒的现场，祖咒听到这个消息笑得很开心：“如果她想要签名我随时都乐意，你帮我告诉她，其实我一直也很想跟她一起合作，我正在筹备自己的新专辑，现在我缺少的就是张悬这样的女声。我之前的专辑就跟台湾女歌手陈珊妮合作过，我知道张悬跟陈珊妮关系也很好，希望我们这次能有机会合作。”至于同张悬是否还会同之前与陈珊妮的合作一样采用对唱的形式，左小祖咒却表示：“我想让张悬在我的新专辑里独唱一首歌。”

17 陈哈：左小祖咒——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2009-04-03 13:51:35 来自: [陈哈](http://www.douban.com/people/weiwu/)

艳阳高照的北京三月风天里，祖咒没戴那件招牌“设备”，据说帽子丢在了他的工作室里。取而代之的是灰色羽绒服、紫色衬衫、白色皮鞋，还有一条歪歪垮垮的蓝花花领带——晚上他要去参加贾樟柯新片《二十四城记》的首映礼，走红地毯。这样倒也合适，正经八百本来就不是他左小祖咒的套路。   
　　   
　　一周之前，《走失的主人》正式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首发式。各路人马纷纷杀到，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一阵阵诡异的音乐从阶梯教室中飘出，一次光怪陆离的艺术讲座。在签售活动中，他孜孜不倦地把名字签在盒子和海报上，直到笔水已快用干。几天时间里，这套做工精美、价格150大元不菲的木盒双张唱片已经陆续卖出300多张。一切尽在掌握。   
　　   
　　“希望你听我的音乐能够发财致富，”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祖咒曾这样打趣。“因为你知道，再过十年这件东西就会很值钱！”这回，他直接挑明这句话并非玩笑。他一面称赞着一些歌迷颇有收藏眼光，一面自信地强调自己已精通了唱片经济学。与此同时，他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最新一期的《周末画报》，寻找自己可能出现在美食栏目的踪影。   
　　他说他也精通了美食。或者说，无知者无畏。这说法他倒也赞同。   
　　1998年，作为第一次“无知者无畏”的实践，一张名为《走失的主人》的粗糙专辑在平淡无奇的后魔岩时代里横空出世，而艾未未对其“错乱声乐革命，荒诞灵魂叫嚣，无聊精神冷酷，绝情文化颠覆”的描述绝对也是贴切。   
　　   
　　“不管它多么晦涩、尖锐，不管那个时代唱片业有多么滑坡，如果这张（在当时）能达到今天的质量，那中国当代音乐史在那时就要改变了，”对于早期对制作重要性并不了解的祖咒来说，那张初版或者说“Demo版”的确算是一个莫大遗憾。所以十年之后，他要自揭这块疮疤，杀个回马枪：把这张当年仅仅用三天就录毕的唱片重新放在案板上加工，耗费一年多时间回锅翻炒。进行原始分轨修复和重新补录，需要改变的只是音质，保持不变的是精神面貌。“《走失的主人》终极版还算是一张新专辑，因为贝斯和鼓都经过重新录音。你知道，其实修复比重新录更难，但我就要保持它原始的锐性和粗糙感，”祖咒说。   
　　   
　　除了专辑的翻盘，附加的一张混音版CD算是一个不小的惊喜，祖咒把它比作是有声杂志里附送的光盘。从《庙会之旅》的重混版到鸿篇巨制《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左小祖咒的每一次应允都得到了兑现。“答应乐迷朋友的事情我都会去做，同时我会告诉他们该做的是什么——忠实于我。为什么《走失的主人》要重制？这时候应该把真相还给你们了，这是我的一份情谊。”这张代表了他当年生存状态的作品在听觉上得以平反，原定封面“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堂而皇之地登台，一晃已是十年之后。

众所周知，早年的祖咒曾经卖过打口带，但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借此发家致富。从一堆堆“塑料垃圾”中，他找到了另一种财富。他承认，自己能走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是幸运的。   
　　   
　　“以前我可太倒霉蛋了，”直接跳过90年代的种种磨难，他这样概述2000年前后的那段时光。“写歌成了种痛苦、负担。因为你录音就要排练，排练就要跟乐手扯皮，还要跟唱片公司谈判，等等恶性循环，所以我就开始控制写歌。”2001年夏天，他在自己当时借住的地下室里不禁发出“我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自问，随即收拾起铺盖搬到青岛，前后隐居了两年半。同年的“光棍节”那天，祖咒的第三张专辑《左小祖咒在地安门》草草发行。与国际版封面的隐讳风格大相径庭，大陆版封面上，他笑得像朵花——对于当时的祖咒，这好像又是一个嘲讽。   
　　   
　　“2001年后我就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他们美学概念上出了问题，没法沟通，”祖咒说。“他们”是谁呢？昔日的地下精英们。   
　　   
　　“像那会儿的树村、霍营都是中国摇滚乐的泡沫，名大于实。很多人觉得摇滚乐火了，但却没几个人能冷静下来，跟进也不好，辜负了很多朋友的感情。当时我会跟树村、霍营的一些‘精英’们吃吃饭喝喝酒，但更多人脑子笨得是一塌糊涂。他们喊着自由、人权，但是如果把这两样交给他们，他们比谁都要昏聩。当他们想在音乐上去改革、想取得很多人喜欢的时候，就已经死定了。我看得很清楚哩。”   
　　   
　　他的失望一方面来自于聒噪的环境，一方面源于自己。相对于担负着很高期望但在制作上出现问题的《走失的主人》和《庙会之旅》，《地安门》也只能算得上是张“半斤八两”的专辑。单纯从音质上说，《地安门》虽然大幅提升了水准，也具备一些出色的歌曲，但祖咒还远远不够满意。“由于行政不好，太不放松，制作上也不得法，搞得我很苦闷。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这张唱片我是搞不定的了。”

提到《地安门》，人们首先会想到旋律化的“爱的劳工”，要不就是“代表”或者“的”。但祖咒自己最钟爱的作品却是短小精悍的“黄泉大道”和大玩节奏置换游戏的“一块玻璃板”。在逆风时，他的先锋意识还在顽强“作祟”。“那时候我想，成为一个牛逼的人是不大可能了，因为已经经历了两次失败。但是作为一个创造者，我是绝对不会含糊的，即便在茅坑里我也可以做自己的东西。”   
　　   
　　不需别人来批判，祖咒坦言《走失的主人》歌词写得很吃力，不够好，因为前面没有前辈可以参照——但这并不是说它差。“你看见很多事情不顺眼，但表达出来感觉又不对。《庙会》里的《皮条客》、《苦鬼》写得就很顺当，因为我突破了前面的作曲方式。但到了《地安门》又开始迷茫。”   
　　   
　　是进是退？处于转型期的《地安门》中苦涩的调侃是当时祖咒情感的真实写照。“家里没有背景，我们都是些龌龊鬼，也没有人能帮你。但我要把这事搞定。”看过那时现场演出的人还记得，在《地安门》时期，《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和《平安大道的延伸》两首歌就已经多次表演过。流畅的编曲和平实的歌词与他之前的作品相比，显得跳脱不少。但它们并没有最终收录在《地安门》中。左小祖咒暗暗有着自己的盘算。   
　　   
　　“我知道这两首作品已经达到了规格，但是如果制作不好的话，依然还会出现问题。”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位台湾乐评人在听完《地安门》后曾预言：“无论如何，这个人的下一张唱片将是很重要的。”祖咒十分赞叹此人的预见力。   
　　   
　　“这一次我肯定是要当一把孙子，”回忆起2005年的绝地反击，祖咒说。   
　　   
　　抛弃掉往日的跋扈，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张包含自己人生经验、苦尽甘来、意犹未尽的唱片。有着强烈角色感的祖咒在前三张中不断强调自我的同时，渐渐也发现了自己一意孤行导致三次失败的问题所在。“那时候我30岁出头，发现已经偏离了对生活的基本要求。是时候应该停下来讲一些家常便饭的事情了。”   
　　   
　　将近四年的时间，《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成了他最难产的一次。“老子很清楚，这次抓了把好牌，但这把牌到底怎么打？”在青岛离群索居期间，祖咒把《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里的歌全部写完。03年初，他带着乐手们一鼓作气，在“非典”全面爆发之前火速将专辑录制完毕。“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探视/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迅速地离去/他们都焦急地等待一种消息/在你的直觉被责难的同时，”现在看来，《尊敬》一曲的歌词就像对瘟疫的一个预言。2005年春节，祖咒决定将已经在家中尘封了两年的专辑正式发行，时间就定在了5月25日。   
　　   
　　祖咒说他对数字有种特殊的感觉，比如他清晰记得每一次专辑发布的日期，每一首歌创作的年份。这一次，他又用数字玩起了豪赌。

150元，作为当时中国唱片中的天价，他身边没有人觉得会成功。但祖咒坚信，有着前面三张专辑的铺垫，《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的高调现身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我做的这张唱片，在世界上是什么位置我很清楚，而很多人还只是在谈论它在中国的位置。”专辑完工到出版发行的两年间，他每天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反复聆听自己的作品，拿它和世界其它经典唱片做比对。“经典的含义就是没有人能够替代，每首都是好歌，不能有充数的东西。”作为同样一张经典唱片，150元的定价一槌落地。   
　　   
　　“独立音乐，我认为就是指所有都是自己做，包括行政上，而不仅仅是自己掏钱做张唱片。”祖咒找到了一种方法，既维护了音乐精神气质的独立，又不受世界干扰，不受所谓“商业”的指使。正相反，他觉得他所有的歌都具备商业潜质。“真正有知有觉的人从某首歌中提出几小节，也能发挥得很好。只是我表达的方式把它摧毁了。就好比我做了顿豪华的晚宴，但是请一帮乞丐、牛鬼蛇神来吃。”这比喻让人想起《庙会之旅》重发版内页中王庆松的那幅“中国之家”。   
　　   
　　2008年3月8日，六年前就在采访中提到过的神秘专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终于揭开了盖头。这一次的惊世骇俗不仅在于一向吝惜作品数量的左小祖咒首度推出双张专辑，更在于它的价格再创新高——500元。“尽管你说过多五百元你也不会富，尽管你说过少五百元你也不会穷，”他曾经在《恩惠》里这样唱过。你甚至可以把这理解成一个玩笑，一次阴谋。   
　　   
　　当人们歇斯底里地把目光集中在新的天价上时，其对于作品本身的承受力和判断力也受到了考验，以致各大媒体在一阵追捧之后，却没有给出过《东方》最直面的评价。“他们不知道，我做这张唱片的意义是非凡的。他们宁愿相信《The Wall》（“平克·弗洛伊德”的经典唱片）、相信“碎瓜”（The Smashing Pumpkins）的双张，却不懂这张唱片的含义远远大于它们。因为这是在中国的社会，他们反应不过来的。再包括“披头士”的那套双张，国外做的都比较严肃……但严肃正是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最容易紧张了。你在我这里就可以得到一种转换。”   
　　   
　　《东方》着实是一张不易消化、内容压缩饱和的大部头，但这也是它成为作者本人最钟爱的唱片的原因。舞台剧方式的展现，港台口水歌的套用，对早期摇滚人的致敬——祖咒强调不是“恶搞”……看的见的，看不见的，《东方》的存在不是依赖歌曲，而是色彩和概念。无论是荒腔野调的唱法还是反弹琵琶的编曲，当更多人在音乐上还钻研着旋律与和声时，祖咒早已在探讨色块和美学。噪音的色块，噪音变乐音。   
　　   
　　麻木、信仰、迟钝、不忠不义、吹牛、口臭、嫉妒、恶俗，诸如此类，他一口气罗列了完全不是歌功颂德的《东方》文本里的一些线索。没有一丝上世纪末那种摇滚英雄主义的色彩，《东方》还包含了恶搞、颠覆、自我迷恋和自我摧毁……“没有争议的我是不会做的。”借用J ZM同志十五大报告讲稿作为歌词的《方法论》早在1997年就已经写完，十年后终于得以出版。同时，早年无畏的颠覆蛮力也终于在十年之后升级成了处心积虑的调侃技术。“也正因为此，我所做的事情才显得有意义。所有的事都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很多人不要高兴得太早。”   
　　   
　　能把西方人听得目瞪口呆的《东方》对左小祖咒来说是件驾轻就熟的事——“依靠个人力量做出宏大的叙事性，讲述乱七八糟的故事，同时语无伦次地把事情搞定”。没有经过一次排练，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录音，还在录音棚睡了两宿，这是绝大部分人难以想象的任务。就连参与录音的乐手们对祖咒整体计划的认识还只是朦朦胧胧，直到最终作品完成时才惊觉左小祖咒的系统已然自成一体。“我们干的这件事，就像山寨版奥运会一样，你能搞我也能搞，而且绝对不比你差一点。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恶霸，把你搞定就可以。”

放着以上狠话的左小祖咒并非像昔日舞台上那样动作夸张，对于过往的种种悲喜成败，更多的却是一种平静讲述。“可能30出头的时候，我就已经进入了40岁的感觉。”十年前的祖咒似乎比现在更老，这是我的一种错觉。“对。可能长相、举止某些方面有一点装老，但实际上我人生的见解还没有达到。中国人讲四十不惑，40岁时你就不能糊涂了。”   
　　   
　　还有两年才真正进入不惑的左小祖咒对下一步已经不再有迷惑。从1998年到2009年，六张专辑，外加两张重制版本，对于高产的他来说，这一切还只是个开始。“再过十年，我出的唱片就是近三五年写的。我是想这么走的，并不是我妥协了。你要带领他们来听你的东西，而不是市面上流行什么你就向他走去。”祖咒说，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就是他的一个鞭策，让他平静下来，平静创作。“作为一个作者，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从这一点上科恩是绝对的榜样——不为世界所左右。”   
　　   
　　对于陈绮贞、“苏打绿”等“小清新”在大陆的火爆，祖咒分析说在上个世纪很苦很郁闷的大陆人进入新时代，就喜欢那些白开水的玩意儿，向往那些跟自己并没关系的东西。“但这很快也要过去。因为童话是不可能持久的，人不可能活在童话里。”他正酝酿着打磨着击碎童话的武器——《庙会之旅2》。“就像一个真正的死磕，一件事情没搞定就还继续搞它。今天我说出来了，只要我活着，你就早晚会听到这张唱片。”相信如同多年前就曾给《东方》的诞生写下背书一样，这次祖咒还会言出必行，不打水漂。   
　　   
　　《庙会之旅2》还远不是当务之急。大概三周之后，祖咒即将马不停蹄地进棚为下一张全新专辑录音。关于这张仍旧只有9首歌，但因为总时间偏长而正让他头疼的新专辑，祖咒甩出了又一个包袱：“你会觉得这二逼又回来了，你们仍然买错了唱片。左小祖咒不会唬人，每一次我们重新洗牌。”   
　　   
　　对于长久以来诗人的称谓，祖咒不拿劲儿也毫不拒绝。“现在诗人太少了，我才说我是个诗人。很多诗人都过于滥情、矫情、口号化，躲在暗暗的角落里写一些情歌，给姑娘、家长、叔叔阿姨写信……不能跟社会作斗争的人都不能称为诗人。当一件事情没人愿意承担，敢于承担的人我是比较欣赏的。所以我离真正的诗人还差得很远。”自谦是祖咒谈话中少有的成分，很多时候也不必要。   
　　   
　　或许是窗外远处一块镜子的晃光，祖咒的目光变得忧郁起来。他方才提到过，他小女儿时常出神的表情就很像他自己——那种双鱼座人不常表露而难得一见的时刻。他突然讲起了这张名字还不好公开的新专辑中的几首歌，缓慢地开始背诵节选。半自传式的《北京画报》，荒诞离奇的《杀人记》，还有能将时下所有伪民谣词句统统毙掉的《忧伤的老板》和《儿子的时光》，你能想象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周遭……这注定将是一张娓娓道来的唱片，同时也是一张令人匪夷所思的唱片——关于爱情、警察和金钱。“钱可以让你得到一些尊严，尤其在这个国家。但可怜的是三聚氰胺奶粉也不便宜！”   
　　   
　　“对于这个世界你是一个麻烦，对于我你就是整个世界，”当他轻声念完这句，有那么一瞬间，在晃眼的阳光下，我感觉自己像孩子似地在聆听着。

18 左小祖咒 你想对什么负责？

自诩“摇滚神父”的另类青年偶像左小祖咒近日一连推出两张专编：《庙会之旅II》和《你知道对方在那一边》。

此人本名吴红巾，红巾军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民间起义军之一，船老大的父亲为儿子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已很靠谱地预言了儿子将来的价值观和审美力。他是自崔健之后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体制外摇滚音乐家，其融先锋性与批判性于一体的歌曲是对社会不公的破口大骂和深情挖苦，是对后工业文明下畸变人性的嗤嗤冷笑和扪心自问，是对与新兴权贵们阶级距离越差越悬殊的社会底层的细致描绘和无限歌颂。



左小祖咒本名吴红巾，1970 年生于苏北，现居北京。摇滚歌手、电影配乐家、当代艺术家、作家，是自崔健之后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体制外音乐家，另类青年偶像，笑称为『中国摇滚神父』。迄今出版了10 张唱片，三本书，多种当代艺术作品。

**从吴红巾到摇滚神父**

1993年他23岁，吴红巾从上海来到北京，与一批跟他同样气急败坏的年轻艺术家一起建设出内地独立先锋艺术发源之一“东村”， 并在那里改名祖咒， 组建NO乐队。他首张专辑《走失的主人》（1998）和随后的《庙会之旅》（1999）用夸张而突兀的噪静对立，这种直接摧毁当时乐迷审美底线的风格，支持了诅咒和NO这两个名字简练有力地象征着的，怒不可遏的青春火焰和叛乱态度。

左小祖咒**十几年如一日地戴着藏族宽沿皮帽和江浙儿童保平安用的银项圈**，这种令人猜不出他的家乡在哪里的混搭穿着恰匹配于其音乐风格。不像许多国内摇滚艺人般—有基本西方摇滚学养的乐迷一耳朵就可听出其师承，祖咒的音乐却谁都不像，尽管他说自己必须向Nirvana、Bob Dylan、The Doors、Joy Division、Velvet Underground、Sonic Youth等西方巨匠领恩，说这话的口气，与他说周杰伦和S.H.E.非常牛逼时同样真挚。

在最暴躁的，可听出将Grunge那种对立和分裂感萃取并放大的前两张唱片里，祖咒还是无法抑制其抒情本能和旋律天分，如《媚笑阳台》和《莫非》，以及从体液控制的朋克情操中拔身而起的，控制宏大叙事和归纳深究的能力，如《关河令》和《苦鬼》。《左小祖咒在地安门》（2001）是一个转折，他不但再次改换名字，其音乐关注的深度和广度也得到了预期中的拓延。毫不掩饰的精致旋律和相对直白而情绪化的歌词，令《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2005）成为他迄今最受普罗百姓喜爱的唱片。



除了音乐，他还是一位当代艺术家，1995年，作为主创之一，左小祖咒在享誉国际的行为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里，在北京郊区一座荒山之巅，他和同伴们裸身垒成金字塔状；12年后，他以《我也爱当代艺术》戏拟了当年的经典，相同的山峰、视角和季节，但肉色的人换成了粉色的猪。前者图片被用于《走失的主人》“正式版”（2009）封面，后者图片则成为双唱片《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2008）的封面—其中寓意着的笑话、疾苦和改变，令人动容。

除了艺术上的骇人本领之外，左小祖咒最令人尊重的品格是勤奋、清醒，和无论自我观念还是客观营生上极其自觉的独立性，靠这三点，才能在因被权力压制和音乐市场衰落而破败腐坏的内地独立音乐领域里卓然不群、洋洋得意，散发出榜样的光辉来。

**从个体表述到底层代言**

左小祖咒总选择一些怪日子发唱片，譬如愚人节、妇女节和西安事变纪念日，都没有被他放过，这次，他选择了"9·11"十周年这一天，且一连发行了两张唱片，难道是对双子塔的某种纪念？加上这两张，他迄今出过的唱片总数终于挂了一个零，十张，从1998年出第一张算起，差不多一年一张。

两张分别是《你知道对方在那一边》和《庙会之旅II》。前者跟他三年前出的《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没什么关系，是他自《美国》和 《艾未未作品·左小祖咒原声配乐No.1》之后第三张配乐唱片，但跟前两张不同的是，专辑内17首曲目皆不是某部具体的电影或视频作品的配乐，除了三首时间相对长些的歌曲之外，其余14首纯乐曲短小精致，从缠绵到逗趣，从悲伤到乐不可支，它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情绪。

祖咒为这些曲子起了不可理喻的名字， 如 《税务是个橡皮筋》、《我有发誓的力气》、《每个人都是逍遥在外的罪犯》等，这些名字充斥着左小祖咒式的玩世不恭和无厘头，如此一来，那些被如此命名的曲子本身反倒显得格外庄重动情起来。配器上毫不摇滚，悱恻的提琴弦乐、管乐和以手鼓为主的国内民族乐器为多见，加一点点用作为节奏分层的电音，它们纤毫毕现地描绘出人类生活中片断式的情感场景。虽没有宏大叙事的长篇巨制，但至少跟《美国》相比，《你知道对方在哪一边》的格局更为宽泛， 制作也更为精细。另外，专辑里的三首歌曲都不是由祖咒演唱，且全是地方戏曲，河南梆子《年年有个三月三》、昆曲调子的《四月》和二人转腔的《湖边》，诡异诙谐却又非常好听，值得格外推荐。

对祖咒来说，《庙会之旅II》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唱片，标志着他终于完成了从一个自我表达者到底层民众代言人的身份转变，“ 我 ”成为了“ 我们 ”，内心的费解呢喃成为了面对面且带把子的市井粗话。这或许不是他迄今为止社会性最强的唱片，但一定是在普罗百姓的见识范畴里，一耳朵就能听清的、最过瘾的抗议唱片。直接对抗，是摇滚乐在政治层面的反叛性体现，没有指桑骂槐、没有言不及义、没有隐喻、暗讽和擦边球，而是直接指着鼻子破口大骂。达至直接对抗层面的内地摇滚唱片寥寥可数，且皆为地下发行，而**《庙会之旅II》堪称大剌剌公开发行的，内地第一张政治抗议唱片**。这张玩命的唱片就算称不上划时代，也够一些人出几身冷汗了。

专辑第一首《吹牛》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开卷明义：“今天我的人生已经到了 / 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难以置信的 / 我想对这个国家负责 // 真的，真的不是吹牛 / 这是属于你们的地方 / 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 / 你看我体面不体面啊。”

19 甜歌苦鬼左小祖咒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http://www.infzm.com/author/李宏宇/)发自：北京 最后更新：2010-02-04 09:55:09

“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深沉的人”

左小祖咒住在顺义的一个园子里，曲径通幽，相当不好找。一大片杨柳低垂的水面旁，一幢格局复杂的两层楼，据说曾是某高级人物的夏季“行宫”，现在由一家艺术基金会所有。每天除了有人来打扫房间和做饭，这里就他一个人，天黑下来园子格外安静，显得他像是在隐居。老婆小莉——就是在去年的唱片《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里出现的那个小莉——每周来看他一两次，带给他一堆报纸，他可以看很久。

二楼一间一百多平米的客厅，装修成十几年前有钱人追求高雅雍容并成功获得滑稽错乱的效果。去年9月，我在这里听到左小祖咒的新唱片《大事》。音乐编配格外整洁，旋律甜美简直琅琅上口，足以进入KTV。左小祖咒居然放弃了过去被人说成“跑调”的刻意拖腔，特别老实地唱歌，显得深情款款。

他带着一脸的得意监督我听完每一首歌，每放完一首差不多都要问一句：“怎么样？”

他一直喜欢从歌迷那里获得出乎意料而后争论不休的效果，总像是居高临下地，用一张又一张唱片跟他们做一场反复挑逗的游戏。挑逗的手段有时候是音乐，有时候是价钱。最近这种游戏他做得更加投入和直接了。在豆瓣网的“左小祖咒小组”，一位网友评论说，祖咒现在的唱片已经是流水线制作了——这可以看作是夸奖《大事》制作精良，也可以看成是批评这张唱片缺乏野性和诚意；祖咒用了个马甲在后边回帖“恶搞”：据说连唱都不是他自己唱的呢！



祖咒将要出的新唱片，收录他曾为艾未未影像作品配的歌曲。　图/祖咒



祖咒第一张唱片《走失的主人》封面，仕女牵着的叭儿狗是祖咒　图/祖咒

**祖咒变得好听了**

“祖咒变得流行了、好听了，不像以前那么黑，那么狠了。”这并不是在说《大事》，而是2001年他发行《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时就被问到的问题。铁杆乐迷喜爱过去那个声嘶力竭、悲凉、沙哑的祖咒，这张唱片却让他们惊讶，“我们的祖咒是怎么回事，怎么弹起了钢琴唱歌？他们都很讨厌（这张唱片）。”祖咒说。

另一些听众喜欢祖咒的音乐，却难以接受他的歌唱。《庙会之旅》的唱片封面用了画家杨少斌的油画“暴力系列”之一，杨少斌的妻子听过唱片说，要是只留音乐就好了。

祖咒所有唱片都用了艺术作品当封面，第一张唱片《走失的主人》，用了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仕女牵着的叭儿狗脖子上，换上了祖咒自己的脸。他说过个段子：很多中老年音乐爱好者把它当成民乐发烧碟买了，回家拆封放进唱机，悔之晚矣。

2005年，祖咒推出专辑《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编曲更光鲜，唱法更深情。他说这是他迄今最受文艺青年欢迎的唱片，同时因为“转型过猛”也招来了铁杆乐迷的质疑、失望甚至骂声。于是他在2006年发行电影配乐专辑《美国》的时候，直接在唱片内页对他的乐迷发言：“一帮白痴的忠实有什么意义是我会想的问题。一帮杂碎磨出的渣子惟一的优点就是带来麻烦，我会很快写歌献给他们。”

左小祖咒1970年生于江苏的一个船工家庭，他的音乐启蒙道路非常大众。1980年代听的是李谷一、关牧村、郑绪岚、蒋大为，过几年听到齐秦、罗大佑、谭咏麟、张学友；西方音乐则始于从中图进口的大路货听麦当娜、杰克逊，到打口带时代，开始海量“恶补”，听诸如大门乐队、鲍勃·迪伦、罗杰·沃特斯，包括很多人从他的唱腔联想到的汤姆·威茨。李谷一的《乡恋》，在当年只十几岁的祖咒听来，是一个“性感的声音”，他说至今对他仍然有影响。《庙会之旅》里那首《皮条客》，他加进了李谷一《心中的玫瑰》的前奏采样，心有灵犀的人听得感慨万千。他喜欢在音乐里玩这种捉迷藏似的游戏，把杂七杂八的音乐元素藏进外表时髦的编配，让你感到悦耳的同时又常困惑——那东西好像在哪儿听过，但怎么也想不出是什么。

比如《招牌》里的日本民乐鼓点和中国琵琶，比如《大话喷子》里某个德国乐队经典的吉他即兴重复乐段。“为什么《杀人剂》那么耳熟，其实就是军乐进行曲的节奏，罗大佑的《皇后大道中》也用过这个。”祖咒说起这个很是得意，“《忽悠，忽悠》的开头，到现在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我现在告诉你就是《小草》的变奏。”

祖咒出版唱片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大事》是这个十年的头一张专辑。“在我音乐生涯里相当于‘悲伤’的那个阶段。”祖咒说，“我在‘悲伤’的时候用了新的方式。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去听我的歌，实际上是希望他们知道我唱的什么内容，音乐我是附送的。‘悲伤’那时候我在音乐上缓了一下子，就像用棉花糖把硬糖包起来。”



去年的专辑《大事》，祖咒和艺术家艾未未一起签售。买《大事》，送《老妈蹄花》　图/祖咒

**无产阶级立场**

《大事》的封面，祖咒再一次用了自己的观念摄影作品。上一次是双专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的上集，他用《我也爱当代艺术》戏仿自己1995年参与的行为艺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当年他住在北京东村，每月房租一百多块。“东村”这个前卫艺术家群落，曾以艺术家的赤贫生活和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而著名，为此他们常与当地派出所打交道，也不乏拘留、收容的经历。

1995年，祖咒与马六明、张洹、苍鑫、朱冥等10个艺术家，在北京门头沟的妙峰山完成了行为艺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摄影师吕楠为他们拍摄照片。吕楠自己没有要图片版权，而每个参与的艺术家都拿到了一张底片。祖咒创作《我也爱当代艺术》时，当代艺术已经很值钱了，当年吕楠拍摄的照片卖得很好。曾经同样穷困的几个艺术家都过上了不错的生活，这时候有几个人却闹起了作品权利的纠纷。

《我也爱当代艺术》用10头猪置换当年的人，摆得跟“无名山”一样。“挖苦也好，反讽也好，我就是想做一个好玩的东西。”

用在《大事》封面的作品名叫《我的路》：无边的海面，方寸之地的礁石上，一树盛放的桃花下站了一头驴。媒体迅速猜测，他是不是影射不久前“电驴”网站疑似被关闭事件。这当然是子虚乌有，但足见大家都默认一个事实：左小祖咒的歌，总是要说点什么的。

10年前，左小祖咒写了一首歌叫《除夕》，后来放到《庙会之旅》里。歌词不长，又抽象，祖咒解释说是这么个故事：“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他的爱人，希望感情能够复合。最后是她在看春节晚会，但他在春运的过程中被挤死了。”

当年正好有《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他，他厚颜无耻地说：请你告诉主编，我可以把这首歌改名叫《南方周末》。我需要2万块钱，但是看在《南方周末》经常反映民生疾苦的分上么，我只收1万。

那当然是个玩笑，只不过，从自称惟一目的就是捣乱和搅局的祖咒嘴里，你总是不知道他究竟是胡闹还是说正经的。

他曾把“十五大”报告摘出几段，原文唱成歌曲《方法论》。这有点胆大妄为，所以1997年完成的这首歌，到2008年的专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里才正式亮相。一般人会惊问：“怎么可以这么搞？”祖咒的回答也简单得几乎荒谬：“报纸能登，电视能播，书可以出，我怎么就不能唱？”

祖咒20岁时曾跟一个老师学琴，他们在一个大学食堂吃饭，“有一块掉地上，他捡起来吃掉，然后说：饭还是吃掉的好。他的这类举动对我影响很大。我至今还保持这种不浪费的生活习惯。在歌词上，我也持无产阶级立场，在音乐形式上则追求独特、奇怪。”

在《大事》看似甜美流行的音乐之下，他的歌词仍然很有嚼头。《钱歌》里，“我知道我的存在让你感到压力/我知道我的行为让你感到自卑/我知道我的言语让你感到渺小/可是我的钱哪，为何不让你感到恶心？”刻薄得脍炙人口。《忧伤的老板》里，“对于这个世界/你相当的古怪/对于我/你一点也不奇怪；对于这个世界/你是一个麻烦/对于我/你就是整个世界”。仿佛滥情，却有无比宽阔的联想空间；它可以是杨佳的母亲唱给儿子的，朝鲜人民愿意唱给这个国家好像也贴切。

“我从不在一个突发事件上立刻下笔写歌。”祖咒说，“我一般写的都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或者发生过去好多年了我才抓出来去触及……10年前我写的《苦鬼》，一个字都不改，还代表今天这个时代。该告状的告状，该食物中毒的还是食物中毒……”

如果顺利，祖咒会在明年出版新唱片《庙会之旅2》，唱片全新，但词曲不改重新编配的《苦鬼》会出现。《庙会之旅》的故事里《苦鬼》是主角，祖咒说像拍电影一样，《苦鬼》在续集里一定要出现。“12年后，一个新的苦鬼是怎样出现的，是不是每天吃着花雕鸡、佛跳墙？你要讲苦鬼怎么会吃上佛跳墙呢？应该是在大街上躺着，应该是被关着……我们可以面对自我谈这些事情。”

《大事》是很甜，祖咒不否认。“我挖空心思地让他们喜欢我。要是他们不喜欢，我还是个商人吗？我想让他们像听个泡泡糖一样。只有到《北京画报》的时候，你可以尊敬我一下。就像《钱歌》里写的（给我个面子/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尊敬我？）一下就够了。”

**不怀好意的“万事如意”**

《大事》卖150元。去年12月中的首发式，他和艺术家艾未未一起签售这张唱片。买一张《大事》，附送一张艾未未的纪录片《老妈蹄花》，当天卖出两千多张。“因为比起上一张的500块，现在算是便宜的。”祖咒说。当然这个数字是算进了预订销售量，“我的Fans都是老板，从《悲伤》开始他们都支持我。我出新唱片，他们会买来送礼。”

自1998年发行唱片到现在，祖咒多数唱片只能从他的网站上邮购，现在还在淘宝网开了店。作坊式销售的好处在于，每一份寄唱片的快递单，都能让他知道唱片流向哪个省市，也告诉他这些购买者在什么单位，甚至大致年龄。“有批乐迷对我太好了，跟我年纪差不多，都是有购买力的，还有政府里的官员甚至市长。”

2005年他发行《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定出150元一张的“天价”，限量发售2000张。在老年人都开始用MP3听评书的年代，唱片卖这么贵简直抽疯。到去年4月，他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发了通告：这张唱片已经售罄，再也不会有，“就是请他们别再打电话来问了。”

之后的《美国》仍然是150块，限量2000张。2008年的双唱片专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更加离谱地卖500块一张。他的道理是过去在《感激》和《恩惠》两首歌里唱过的：“尽管你说过多500元你也不会富，尽管你说过少500元你也不会穷。”

那一年他同我聊起价钱的话题，自信得近乎狂妄：“这么多年，从‘悲伤’以后，有些乐迷完全不听别的中国音乐，就听我的，我就是他们的伟大领袖，他们事事要捍卫我。我要是只做200张唱片，10万一张都能卖掉。”

以前他还会苦苦恳求买唱片的乐迷，在唱片发售初期别上传MP3，就像电影公司要求音像公司必须在电影公映结束后才能卖DVD。现在连这也不在意了。《大事》首发式3天后，所有歌曲的MP3已经可以从网络任意下载，他只劝告乐迷不必自己制作MP3上传，“我们会把质量最好的MP3提供给你。这是一个复制品的时代，作品应该让更多人听到。”眼下在谷歌音乐，你可以免费下载祖咒所有已出版唱片中的歌曲。

今年春节后，祖咒又要出一张新唱片，收录他曾用在艾未未影像艺术作品中的歌曲，并附赠2007年卡塞尔文献展艾未未作品《童话》的纪录片。这套唱片是免费的，送给购买过任何一张祖咒唱片，或者订购了祖咒演唱会门票的乐迷。3月19日祖咒将在北京世纪剧院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内容是从已发行的这些专辑里挑选的20首歌。演唱会起了个足够俗气的名字，叫“万事如意”，可是了解他的乐迷们显然已经能看到名字背后他那张不怀好意的笑脸。

“我是挣钱的。与很多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只想迅速地挣到这份钱。我奉劝做事的人，要走长线。牛皮不是光靠吹的，就像出来打牌一样，腰里钱多才横。这些歌才是我写的1/10，我的唱片卖多少钱，我的歌写了多少，我怎么玩的……”祖咒意识到自己似乎又开始得意忘形，收住了话头，“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深沉的人，干完了再说。”

20 左小祖咒：必须唱得难听这是我的美学

发布时间：2010年10月09日 14:01:20 来源：搜狐娱乐 阅读次数：173

摘要：

左小祖咒唱歌跑调的事儿，早已不是新闻，但这个永远不在调上的吟唱者，用一种成人世界无法理解的方式俘获了小孩子的心。顾长卫和蒋雯丽当面给左小说自己的孩子喜欢他的歌，而左小自己三岁半的女儿吴朵曼总是跟爸爸说“我要听那个天上飞机有多高，地上眼睛有多骚”那个歌，对此，左小有些沾沾自喜地说，“这个是悲剧，我写歌不是给臭知识分子听的，但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喜欢我的歌，而且喜欢的都是我很难听的歌。”



　　那个永远戴着黑色沿儿帽、墨镜半垮不垮地架在鼻子上的摇滚师，这次穿了个还算正式的细格子衬衣出现在上海，接受采访的时候，甚至取下了帽子、墨镜，像个喋喋不休的中年大叔一样，说兴奋了，一把撩起额前那一缕“中年版韩寒”式的刘海，“我不能穿得破破烂烂地来，不然人家一看，‘怪叔叔又来了’。”

　　摇滚音乐人、当代艺术家、诗人、小说作者……顶着一众头衔的左小祖咒，最近多了一个新的身份——老板。面对乐迷封给他的这个新封号，左小祖咒表示很满意，并用这个封号做了他带有自传性质的新书的书名——《忧伤的老板》。序言也写得有些忧伤：我叫左小祖咒，原来叫吴红巾。我没读过几天书，服过役，混过大街，后来唱了一些歌，搞了点艺术，把自己搞得有点神秘了。请原谅我以莽汉的身子骨闯进公共视野，也请原谅我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给你讲讲我这十几年的一点事儿。

**地下“摇滚师”**　　从地下小众摇滚圈活跃到主流大众视线里的左小诅咒，1970年出生于江苏建湖的一个船工家庭，十几岁的时候听的是李谷一、关牧村、蒋大为的歌。至今，在他的心中，李谷一的声音仍然“非常性感”，在他那张《庙会之旅》的专辑中有首《皮条客》，就加入了李谷一《心中的玫瑰》的前奏采样。熟悉他的人，很热衷于在他的音乐中找到捉迷藏的乐趣——这东西到底在哪听过呢？

　　上世纪8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风靡一时，罗大佑、张学友、齐秦、谭咏麟开始进入左小的音乐世界。1990年，左小混迹上海街头，这个时期他接触到了大量西方音乐，知道了迈克尔·杰克逊、大门乐队、鲍勃·迪伦、罗杰·沃特斯。三年后，左小来到北京，开始涉足艺术，也认识了许多如今在艺术圈风生水起的人物。李延亮是他《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的吉他手，在国际艺术市场火得一塌糊涂的张洹曾经非常崇拜左小祖咒“这个搞摇滚乐的”，方力钧、岳敏君、艾未未等一拨儿人也老跟左小混在一起。效仿纽约艺术家群居地“纽约东村”，他们给自己所居住的偏僻的大山庄取名为“北京东村”。

  
左小祖咒

　　**唱片500元一张**　　在“茅坑很臭的”大杂院居住的这段时期，左小诅咒组建了他的第一支乐队——NO，录制了第一首单曲《无解》；里程碑式的事情还发生在1995年，他和张洹、马六明、吕楠等十人合作搞了那个后来轰动一时也引起风波的行为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1998年，经由香港Soinc Factory唱片公司的阿Dick发掘，左小的第一张唱片《走失的主人》制作发行。2008年发行的《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不仅耗时12年完成，更是以500元一张的天价掷下重磅。

**要将自己讨厌的一面变成生产力**  
　　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个老是戴着黑帽子的男人是无法接受的。近年来，随着一年两张的出片频率，在报纸、杂志、电视、时尚派对……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在被问到是否感觉自己被主流大众接受了的时候，言论一向大胆出位的左小祖咒保持着他一贯的戏谑，“早在17年前，我就说过，中国摇滚是从我开始的。左小祖咒肯定比崔健牛”，“今天你们在上海商城看到我的头像，在地铁里也看到我的海报，我能人模狗样地坐在这里，是因为你们觉得我主流，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是一个戏子。”

　　新书《忧伤的老板》打着励志旗号，左小说这是一本给泡不着妞挣不着钱的摇滚青年们，教他们怎么发家致富的“成功学典范”。这个曾经艰苦的北漂，如今也穿上了几万元的西装，出入一些名流出现的场合。

　　一个从外地赶来的疯狂粉丝向偶像述说了自己的困境：就读名牌大学，学习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搞乐队，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面对自己的粉丝，左小露出难得真诚的一面，他说：“把《忧伤的老板》给你爸看，他看了觉得这个王八蛋都能成功，就一定会对你充满信心了。以前我爸也特别看不起我，现在他最崇拜的就是我，就像我唱歌跑调一样，我们要将自己讨厌的一面变成最大的生产力，我必须要唱得难听，这是我的美学。”

**知识分子的孩子 喜欢我难听的歌**　　将当代艺术玩了个遍的左小祖咒，如今最大的乐趣是发微博，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之前的十几分钟，他还一个人缩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抱着电脑更新微博。“我们小时候没什么玩的，后来我长大了，发现微博就是我小时候缺少的一种游戏，技术含量特别低，你想说点什么就发两句，不想说，只要转转别人的话就行了。”他的新作《裆着火》，这幅本来打算在美术馆展出的作品因为各种原因被搁浅下来，最近却出现在微博上。左小认为：“我不要再等了，为什么非要在美术馆展览呢，我就让它低调地在微博上展出。”《裆着火》在短短几小时内被无数人阅览。

　　左小祖咒唱歌跑调的事儿，早已不是新闻，但这个永远不在调上的吟唱者，用一种成人世界无法理解的方式俘获了小孩子的心。顾长卫和蒋雯丽当面给左小说自己的孩子喜欢他的歌，而左小自己三岁半的女儿吴朵曼总是跟爸爸说“我要听那个天上飞机有多高，地上眼睛有多骚”那个歌，对此，左小有些沾沾自喜地说，“这个是悲剧，我写歌不是给臭知识分子听的，但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喜欢我的歌，而且喜欢的都是我很难听的歌。”